

皇清經解



71
2
71

山經卷之百九十二
經言目錄

山經卷之百九十二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二

禮學卮言目錄

所錢支
有物那

卷一

禮廟寢異制圖說

匠人世室明堂圖解

辟雍四學解

卷二

禘

郊

九廟

五門

軍乘

禮服釋名

卷三

王齊日三舉

豆脯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二 禮學卮言目錄

712
20
191

禮學

夏頒冰

王及后之服履

廣輪之數

制其畿方千里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職人

里布屋粟夫家之征

畛

凡糞種

人二鬴下也

接盛

賑膳之禮

琥

辨廟祧之昭穆

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

柏席

死於兵者不八兆域

凡樂圜鍾爲宮

祭祀先卜

九筮

以封四衛

隸僕掌五寢

士師受中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

璧以帛琮以錦

萬之以珉其匡也

輪人爲蓋

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

倨句一矩有半

春以功

卷四

主人爵弁纁裳緇袖

婦疑立於席西

質

諸公

燕禮主人

遭喪將命於大夫

聘禮志

十六斗曰簋

賓卒食會飯

侯氏裨冕釋幣於禰

方明

至尊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有適子者無適孫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弟長也

夏祝商祝

撫用斂衾

鮮獸

明齊澣酒

祔

眉壽胡壽

卷五

立視五巋

泣血三年

葬於北方北首

使焉曰寡君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三分去一

六尺四寸為步

祭先脾

大饗帝

各以其方色與其兵

無介語可也

周公踐阼

冠娶妻必告練祥則告

夫人在房

社

周之始郊日以至

濫

奏而食

犧象

為父母妻長子禫

耐於其妻

大夫有私喪之葛

下大夫之虞也牲牲

君拜寄公國賓

士不虞筐

郊冥

壇墠有禱焉祭之

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義者宜也

儒行

致知在格物

卷六

周禮鄭注蒙案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二

學海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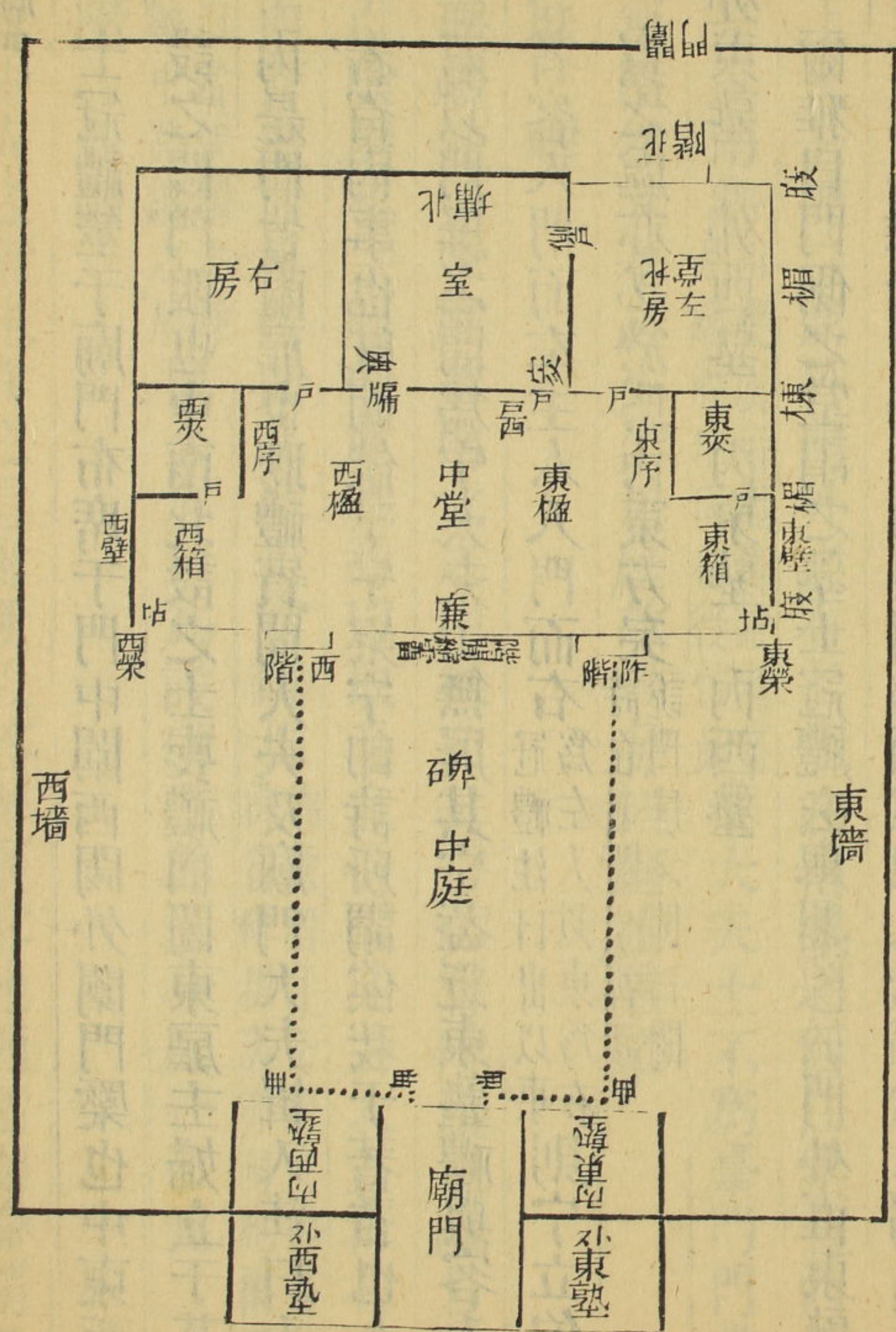
禮學卮言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儀禮廟寢異制圖說

經禮十七篇或行於廟或行於寢非詳識古宮室之制其升降進退之節不可得而知也蓋右寢左祖大夫士之通法君子之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則寢之視廟宜有綢矣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寢廟之異有明文者也廟者夾室前堂也昏喪諸禮凡在寢者並不言夾室禮注每云可見廟有夾室寢無夾室既無夾室則亦無廂名矣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自陳用之禮書及李寶之儀禮釋宮始援聘禮負右房之文以爲自天子達於士皆左右房然鄭君去古未遠說有師承漢書曰家有一堂二內一房一室合

於二內之謂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展其內謂之廣森竊疑大
 夫士之廟乃左右有房其寢固東房西室以降於君耳饋食禮
 每言東房又言左房東以對西左以對右以為廟無兩房者信
 不然也昏禮言房者五言房中者四喪禮言房者四言房中者
 一虞禮言房中者一言房者二而皆不指其東西左右則以為
 寢有兩房者亦未必然也飲射在學與廟同制諸家圖儀禮者並廟寢無
 別今特著其所異如左



廟門

士冠禮筮于廟門布席于門中闌西闌外闌門槩也中東西設之闌門限也中南北設之士喪禮曰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是門皆兩扉也聘禮賓問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注曰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案宁卽詩所謂俟我于著者也人君以門屏之間爲宁大夫士無屏其宁蓋近東塾禮與客入者客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冠禮注曰出以東爲左人以東爲右則宁立俟賓之處亦必於門內東方矣詩在我闔兮韓詩說門屏之間曰闔

外東塾 外西塾 內東塾 內西塾

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士冠禮云舉鼎陳於門外直東塾又云具饌於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擯者玄端負東

塾注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士虞禮云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又云陳三鼎於門外之右七俎在西塾之西注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引喪虞諸禮爲證者審是廟寢所同也後仿此案大夫士不爲臺門門堂無階然其基必少崇於庭故經每以塾上言之

中庭 碑

聘禮注云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又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昏禮注云入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鄉飲酒注云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義亦同也爾雅

日當塗謂之陳廟中路謂之唐

賈公彥以爲設碑之節三分庭一在北

阼階 西階

阼主人之階也阼之言酢所以答酢賓客也西階顧命謂之

賓階鄉射禮曰賓降東面立於西階西當西序知階直序內
矣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每堂
一尺爲階一等故士冠禮賓降三等注云降三等下至地也
周書明堂曰階博六尺三寸今逸周書無此文據隋宇文愷明堂議所引依明堂
東西九仞六尺又三尺推之階廣恆居堂廣十之一歟士喪禮升棺
用軸軸升不可厯級疑階旁亦次甃爲塹堵若漢陛右平左
臧之象

棟 楣 廡

鄉射記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廡案
廡一名阿昏禮賓升而階當阿今文阿爲廡

中堂

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棟者五架之中也然則棟以南
至前廡爲堂棟以北至後廡爲室崔愷喪服節曰卿大夫爲
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者是也見太平御覽宋人
說後楣以北爲室非是鄉射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庠之物不得當棟者正以棟下卽室之南墉序無室乃可以
深也序無室見大射注凡言盡階不升堂者在前廡之外當簷下

東楹 西楹

兩楹承前楣之柱也鄉射記射自楹閒注謂射於庠以庠物
當楣故也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注云中堂南北之
中也中堂與楹相直故經舉其閒以爲東西之節楹旣當楣
則堂南北之中當楣審矣

室 戶 牖 奧 窆

爾雅曰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窆案祭禮筵尸於奧而詩云宗室牖下則奧近牖可知也士喪禮埽室聚諸窆而弟子職云拊前而退聚於戶內則窆近戶可知也戶唯單扇故其字从半門牖亦有扇士虞禮注曰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

戶西

戶西室外之中偏東而近於戶賓席所在也舊說以戶牖之闕為客位今攷冠禮昏禮燕禮大射有司徹並筵於戶西而不云戶牖之闕古之君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居不中席雖人君無正中而南面者聘禮夕幣君朝服出門左南鄉閨月

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朝位恆在左鄭注禮器云人君尊東明堂之

制戶居中左右夾窗然亦設斧依於戶牖之閒益信當依而立非正中矣明堂中戶東牖之閒正常室所言戶西處天子猶不中立而況於大

夫士乎故曰戶西者非戶牖之閒唯昏禮醴婦席於戶牖閒彼醴婦在寢寢室偏西則也此併可為寢無右房之證

北牖

昏禮席於北牖下注云室中北墻下凡房室之墻皆名牖冠禮曰陳服於房中西牖下聘禮曰西夾六豆設於西牖下又士喪禮祝負牖南面是房室南墻外見於堂者亦名牖也

左房 右房

東房為左西房為右行禮多於東房唯聘禮兩言負右房皆

堂上以爲節房內之事未聞詩右招我由房傳曰國君有房中之樂然則燕禮房中之樂在右房歟士喪遷於祖正柩於兩楹閒注云象鄉戶牖也若然戶牖閒得與楹閒相鄉其室必正中似鄭君亦或以士廟爲有左右房矣

房戶

禮諸言戶東戶西者皆室戶其房戶則必冠房以別之若昏禮尊於房戶之東是也昏記云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鄭君据彼文凡釋房外皆爲房戶西

北堂

昏記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云北堂房中半以北疏云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半者謂自後

楣下中分之毛詩伯兮傳曰背北堂也其義取房南向堂北向相背然

北階

北堂之階顧命所謂側階也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注云位在北堂下

側戶

經無明文据春秋左傳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是室中有戶可達堂後竊疑婦人位在北堂凡自房入室必由於堂過爲迂遠若少牢饋食云主婦洗於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此由堂至室出房戶入室戶經文顯然辭繁不殺而特牲饋食尸酢主婦主婦適房祭酒啐酒入卒爵適房不言出

室戶入室又不言出房戶安知非自側戶出入歟荀子曰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九蓋皆繼楊倞注九當爲北家語作北蓋蓋音盍戶扇也案北蓋當卽側戶之闔屬於北堂者矣北堂之階曰側階戶曰側戶名亦宜之

東序 西序

堂上東西牆謂之序序南頭盡處當楣下爲序端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鄭君注云廣榮閒相去也內堂東西序之內也儀禮廟寢尺度無可徵稽此圖三分堂廣以二爲脩以其脩爲序閒廣室廣半之房室參停夾室居室方四之一亦略依伏生所說而推測焉

東夾 西夾

夾堂爲室一名左達右達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案經之東房不當釋爲房中之東然據鄭意以東夾之北通爲房中可見夾室是在房前之偏故東房戶必近西西房戶必近東乃可以達於堂而東房內之東西房內之西則皆正當夾室牆後也近世或以兩夾與房室平行作五閒此必不然何則序之外爲夾室注疏相傳之定義也牆在堂爲序在房爲墉禮之辨名絕不相紊合夾在房之左右但可云墉外耳何言序外乎釋名亦曰夾室在堂兩頭不言在房兩頭也

序卽夾室之墉自堂上名公食大夫之耳與明堂圖參觀益信

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宰東夾北皆謂堂下東壁之東當棟後

者為夾北當前楣前者為夾南

東箱 西箱

覲禮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注曰西堂西夾室之前賈氏疏以為即西箱也爾雅字為廂郭氏云夾室前堂

東壁 西壁

士喪禮眾主人辟於東壁南面注云當玷之東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饔饔於西堂下記曰饔饔在西壁案堂三面有牆其在房室者自內言之為墉自外言之皆為壁也

玷

冠禮執以待於西玷南注云玷在堂角卒禮饌於東堂下注

廉

云凡在堂東西堂下者南齊玷

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注云側邊曰廉聘禮有內廉謂廉之在階內者也大射注有堂西廉謂廉之在西堂前者也東西堂前之廉疑即顧命東垂西垂云

東榮 西榮 霤

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注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人君為殿屋也儀禮釋宮云天子諸侯得為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燕禮云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廣森謂殿屋四阿者明

堂之制天子清廟路寢制如明堂四面有堂故四面有霤諸

皇清經解 卷六十一
侯既無四正之堂霤何取焉燕禮東霤仍謂堂前霤之東在
榮上者耳諸侯遷廟禮亦云設洗當東榮其明證也喪大記
復者降自西北榮上林賦云暴於南榮東西榮之前端爲南
後端爲北初非四面有榮南霤之左端爲東右端爲西初非
四面有霤名義正同鄉飲酒記磬階閒縮霤注曰縮從也霤
以東西爲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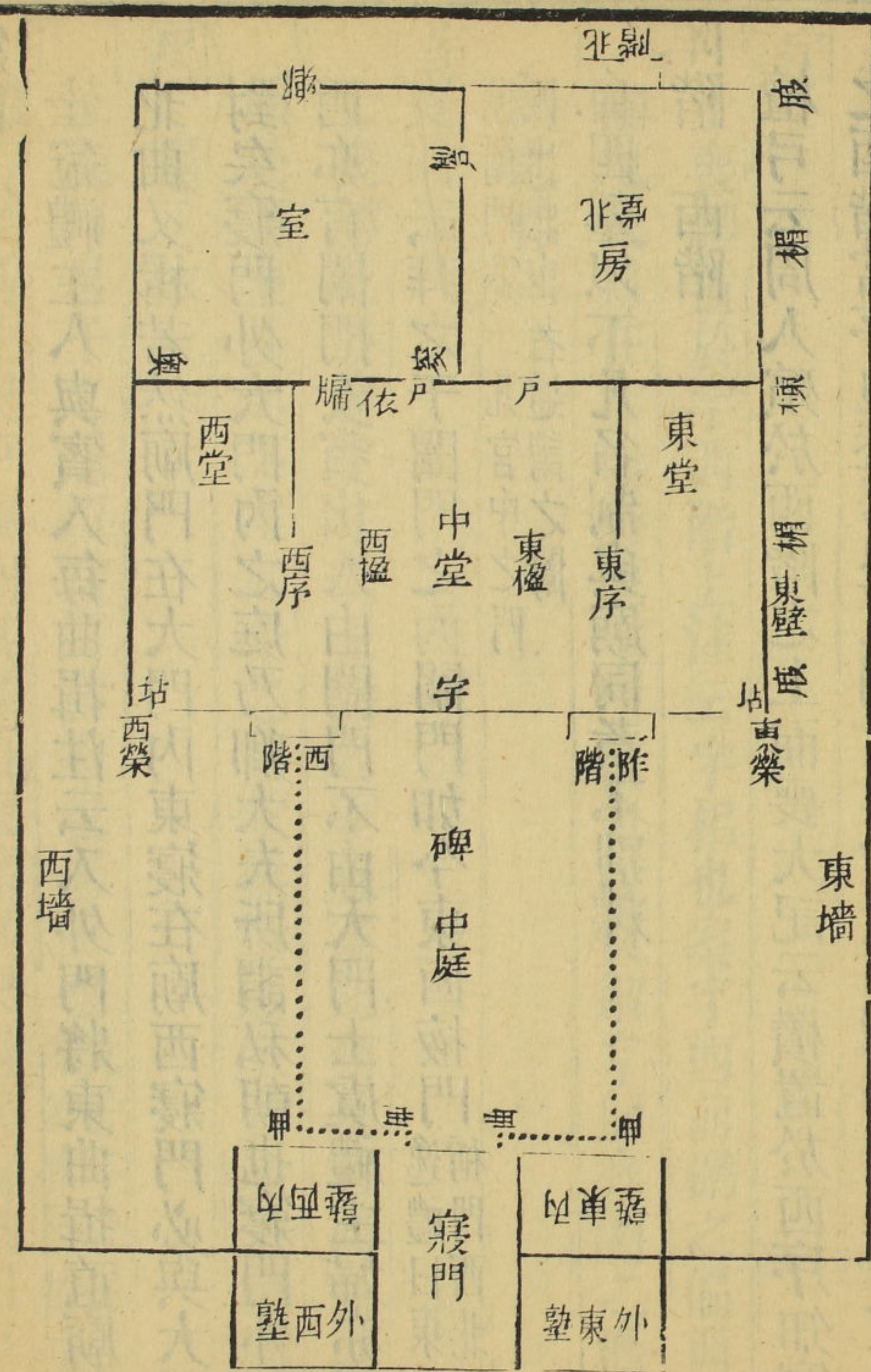
東牆 西牆

士喪禮爲塗於西牆下注云西牆中庭之西儀禮釋宮曰自
門以北皆周以牆

闔門

士冠禮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注云適東壁者出闔

門也時母在闔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闔門案舊圖闔門在西
牆今改定在北者据自東壁至門爲便若闔門在西冠者自
可由西階之西循西壁以出不應轉東適矣雜記夫人奔喪
入闔門升側階意側階與闔門相直者也



寢門

士冠禮主人與賓入每曲揖注云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若然廟門在大門內東寢在廟西寢門必與大門對矣寢門外大門內之庭乃卿大夫所謂私朝也寢門外之西亦有闔門女賓出入由闔門不由大門士虞禮主婦亦拜賓注云拜之于闔門之內闔門如今東西掖門

逸禮曰東南稱門西北稱

闔闔門非一凡宮中之門西出北出者通謂之闔

自四塾以下凡名制與廟同者不別釋

阼階 西階

檀弓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而喪大記云橫置於西序知寢之西階當序也蓋房屋三間者其堂廣則階去序遠房室二

間者其堂狹故不與廟同

宇

士喪禮置於宇西階上注云宇相也案宇西前檐之偏西者幽風八月在宇韓詩說宇屋霑也說文解字曰齊謂之檐楚謂之相

室

士喪禮死於適室注云正寢之室也案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云下室如今之內堂然則適室者對下室為文

戶 牖 依

玉藻曰君子之居恆當戶當對也居坐也

此居字合從古文孝經作尻檀弓云

當戶而坐者主與戶開則其扉負東墉與奧對矣爾雅曰戶牖

之闕謂之展士虞禮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依猶展也
展屏風也自天子下達皆有展唯天子之展畫斧文爲異

鄉

士虞禮啟牖鄉案詩塞向墜戶傳云向北出牖也鄉與向同
喪大記曰寢東首於北牖下是寢有北牖廟則唯天子之清
廟太室乃有達鄉人臣無之蓋廟室正中納光寢室偏西其
當西堂之北者必幽闇故爲北窗以助明也東堂之北通爲
房中西堂之北通爲室中此從鄭賈舊說

房

喪大記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注云西房也正義曰士喪
禮婦人髻於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髻於室大夫士唯有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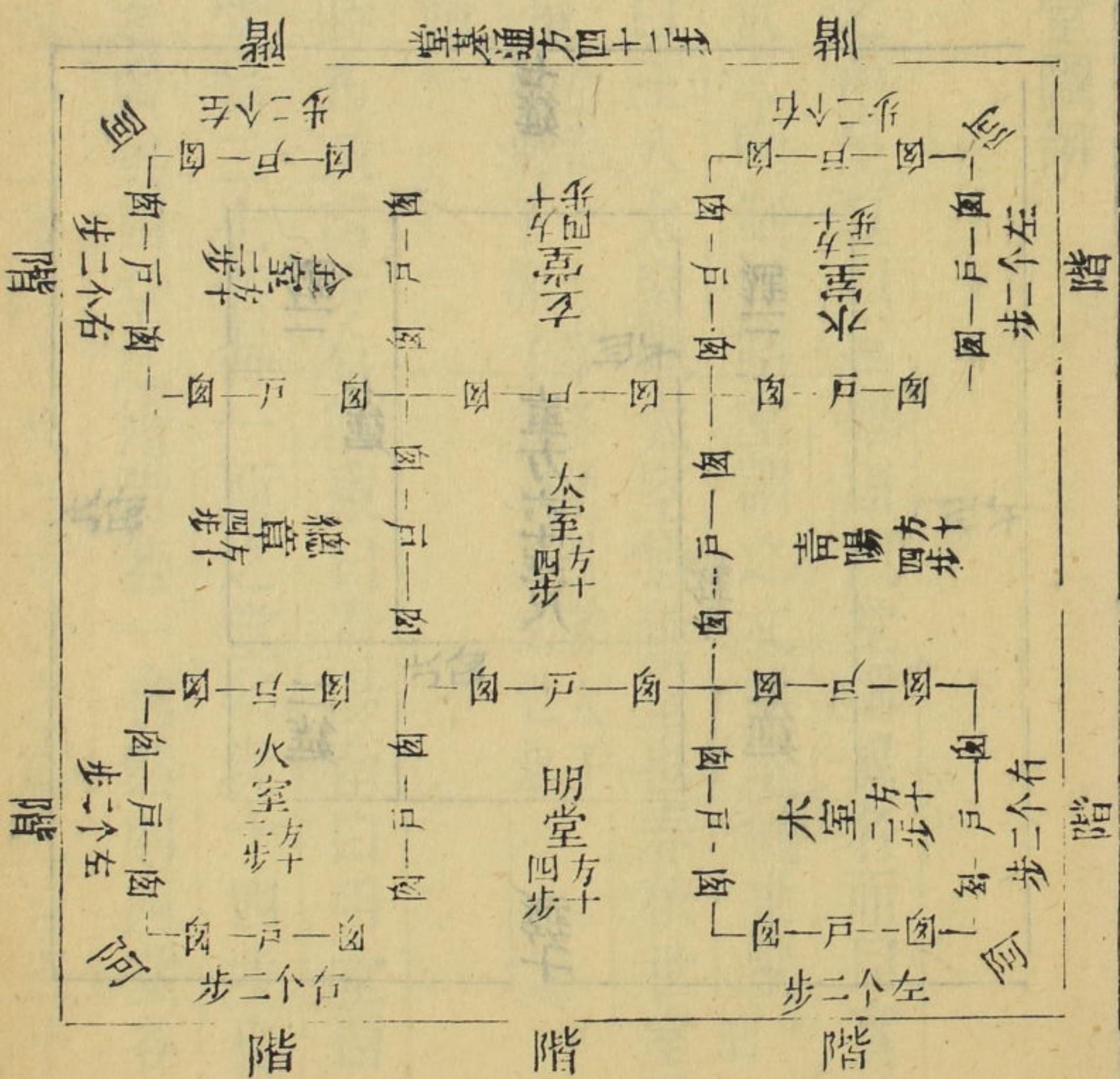
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
故知婦人髻及帶麻於西房也案注疏說君寢有西房大夫
士無西房者此條最顯而確

東堂 西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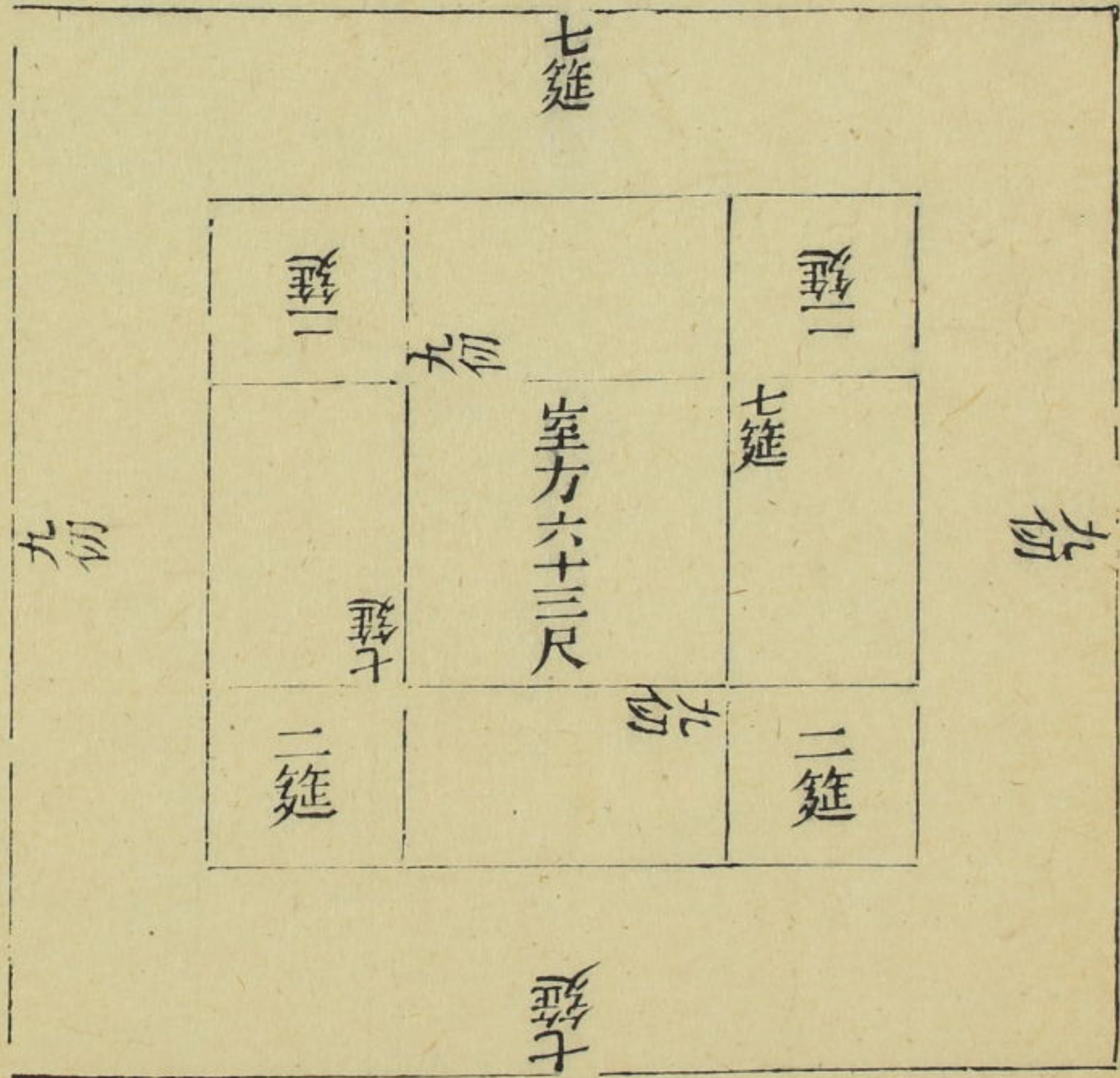
序以外爲東西堂廟寢所同但廟之東西堂又各有前堂後
室分言之則爲箱爲夾寢無夾室通言堂耳此圖半堂之廣
以爲序內房室之方與中堂等兩楹之間與序壁之距等北
堂廣如東西堂之脩其脩如東西堂之廣五架之屋而正方
之其度自然如此而於廟廣爲三分綱一所謂寢不踰廟者
倘有合與以今匠氏之法推之此寢必爲脊柱接梁乃得前
三後二間架不等前則東西有楹後唯一楹隱於
內墉

七
西
貝
香
北
絳
是
臨
南
新

考工記世室月令明堂會通圖



周人
明堂
制度
如前
廣脩
數異



世室明堂圖解

夏后氏世室

世室者明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
盛德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
 洛誥曰王入太室裸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爲太室
古者以太字多通用若太子卽世子鄭子太叔亦云世叔

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明堂之制順時布政四方有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堂脩二七者每一面之堂其深十四步也廣四脩一者謂堂之廣與四堂之脩皆若一也然則四堂各方十四步全基方四十二步以六尺之步計之爲二百五十二尺

皇清經解

卷六

孔檢討禮學厄言

古

鄭君以十四步遂為堂室之通基而又自覺其隘乃疑記是假令之數誤矣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廣森謂易之卦位乾為金居西北巽為木居東南鄉飲酒義亦以東南為仁西北為義鄭君所說似失其方今更正之東北水室東南木室西南火室西北金室呂氏春秋曰周明堂金在其後此之謂也三四步者十二步也四三尺者十二尺也四隅之室方十二步中央之室益以十二尺則亦方十四步與堂脩廣同

九階

注曰南面三三面各二案管子曰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南面正中有階與廟寢唯賓階阼階者異也

四旁兩夾舊屬下窗字為句者非

四旁猶四方也四方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即所謂左右个也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鄭注月令云南堂東偏東之前曰青

陽右个鄭云東堂南偏水室東之前曰青陽左个鄭云東堂北偏北之前曰

立堂右个鄭云北堂東偏金室北之前曰立堂左个鄭云北堂西偏西之前

曰總章右个鄭云西堂北偏火室西之前曰總章左个鄭云西堂南偏南之

前曰明堂右个鄭云南堂西偏盛德記十二堂謂此四方各一堂兩

个通之為十二矣凡廟寢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其後有

室謂之夾室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

觀禮凡侯于東

箱鄭君以爲觀於文王之廟文王廟制如明堂東由此言之箱卽左个也左傳賓饋於个杜預注云个東西箱

明堂之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

室大室之戶四通自南視之前明堂後太室自北視之前立

室堂後太室自東視之前青陽後太室自西視之前摠章後

大隅室之墉卽序也个卽箱也隅室當个之後卽夾室也與

儀禮廟寢之制固不相遠也明堂位夫人副禕立於房中正義曰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房

則東南之室也

窗白盛明堂月令曰室四戶戶二牖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白盛卽所

謂白綴獨言此者明其尚潔質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明堂周垣有四門三朝記曰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此明堂之東門也虎闥蓋西門也

取西方白虎名之逸禮曰西北稱闥

玄闥蓋北門也

見周書作碑皆爲臺門故有階有堂堂之左右有室所謂塾矣其

度門基通廣取於堂廣三分之二得五十六尺又取堂廣三

分之一得二十八尺以爲兩室

左右之室各廣丈有四尺

實則室基居門

基之半而門中兩楹相距亦合堂三之一也舊注兩室與門

各居一分今不從者据下記廟門容大局七个鄭云大局牛

鼎之局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計周堂六丈三尺若取其三

分之一以爲門適得二丈一尺以是知之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殷人始爲重檐故以重屋名八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不

皇清經解

卷之百九十三

孔檢討禮學危言

六

言廣正方可知四堂之基通方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四
阿者屋上四角爲飛簷也逸周書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
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鄭注儀禮云坫在堂
角此四阿之下卽堂之四角馬融西第頌曰陽馬承阿所謂反坫出尊崇
坫康圭者蓋在其上焉裴頠云漢氏作四維之介見北魏則
於堂坫增建四室於聶氏三禮圖繪九室明堂並接四角爲
之而孔晁之徒以反坫爲外向室者或亦本於此東京賦八達九房薛

綜注云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一筵

九筵似記者之誤明堂月令曰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五經異義及字

文愷李謐所引並同

七尺謂之仞

仞小爾雅云四尺鄭君云七尺趙岐云八尺今案古者築牆五板爲堵板

廣二尺一堵之牆高丈祭義云築宮仞有三尺以仞七尺計之得合一丈故定從鄭義

九仞七筵變文

言之實皆六丈三尺其堂正方

字文愷云三代堂基並方

四堂之基通方

二十一筵爲百八十九尺侈於殷小於夏焉凡室二筵謂四

隅之室其中室必從堂之方故記略之隋宇文愷明堂議引

周書明堂曰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丈愚謂室內太室

之內也爲方六十三尺加兩夾之室各二筵則五室之方居

堂內九十九尺云百尺及六十尺者皆舉成數夏室廣而介

狹周室狹而介廣三王異世損益相變漢司徒馬宮明堂議

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周人明堂堂大於室故

命以堂今所推論爲與宮議合也

宮又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

以爲兩序開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蓋宮以堂脩二十七爲脩十
四丈廣四脩一爲益廣四尺故夏堂得廣一百四十四尺周
兩序開七十二尺者亦据東西九
仞言之但彼以八尺之仞計耳

辟雍四學解

古者學有二曰鄉學曰國學國學亦有二曰大學曰小學王制
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天子諸侯同之周禮師保
之學居於虎闥則小學在國中明矣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
西雍者辟雍在西郊也王制又曰虞庠在國之西郊四學同地
言虞庠者舉一隅耳鄭君謂王國大學在內小學在外諸侯大
學在外小學在內及謂周有四郊之虞庠皆不然也蔡邕引易
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四學
同日而徧其近在同地可知蓋太學如明堂之制四方有堂

明堂

辟雍靈臺並同
制故稱三雍宮

東堂謂之東序一名東膠

如主可
陽

王制曰養國老

於東膠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
之席位明東序東膠異名同實序夏后氏之學也孟子夏曰校
乃夏之鄉學殷遷夏禮更以夏之國學名其鄉學矣殷國學名
瞽宗周人以爲西堂如總
章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宗而記云祭先賢於西學非其證歟北堂謂之上
庠如立
堂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於時秋爲西方冬爲北方故也庠有虞氏
之學故又名虞庠南堂成均也如明
堂大司樂獨言掌成均之法
者以斯爲周學之正名殷人尚白先西方蓋以總章統四堂大
戴禮記曰成湯合諸侯制八政命於總章是也周人尚赤先南

方是以五宮首明堂五學首成均董仲舒說成均五帝之學正見學爲明堂制有五行之室五帝時學名失其本意土室位中央達四方在明堂曰太室在成均曰中學周垣亦有四門門側之堂所謂塾也虎門唯教貴遊子弟其餘學小學者蓋於學門下逮鄉之羣老皆坐左塾右塾以教餘子後魏立四門之學猶其意焉魯效天子設四學見於明堂位惟南學稱泮宮爲異禮諸侯軒縣春秋說諸侯軒城並闕一面以綢於天子於樂辟雍水環其宮泮者半之東西門以南通水而闕其北辟泮皆澤也學號澤宮取諸此也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二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三

學海堂

禮學卮言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論禘

禘大祭也祭莫大於祭天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韋元成曰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周秦儒者相承之正說鄭注因之無異詞焉自康成學微王肅說起滋以趙匡之謬衡重以宋人之迂疎遂以禘爲祭廟非祭天又誤名園丘之禘爲郊謂郊非祭五帝抑何不信古之甚也彼以禘爲宗廟之祭者必引春秋禘於太廟及逸禮之禘於太廟篇爲證然祭統云春日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者特時祭之名耳國語每言禘郊之事戴記每

言嘗禘之禮禘嘗之義而禘祫無聞焉夫記之禘與嘗對舉則時祭非大祭可知也國語之禘與郊連文且先於郊則祭天非祭廟又可知也春秋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初未嘗言及於禘然則再殷祭者再祫而已緯書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亦又未經見也王制云天子禘祫祫禘祫嘗祫烝禘則專祭一廟祫則並祭五廟大祫則兼祭毀廟曷嘗別有所謂禘哉且魯嘗僭天子之禘禮樂矣魯之視文王猶周之視帝嚳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不祀文王益可信俗儒所云祭始祖之父於始祖廟者周本無是禮矣王者自天受命推所自出本之

於天固無足怪況大人履敏臯鳥命降商周之興實由神感諸儒乃疑祖之所自出不得爲天獨非陋歟今試更舉一隅明其梗概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全烝合升也房烝胖升也毛詩大房傳曰半體之俎儀禮用牲合升有四冠之醺也昏之共牢也盥饋也喪之斂奠也而皆用特豚自餘凡成牲者則皆胖升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祭天用犢特豚之類故亦合升牛小曰犢羊小曰羔豕小曰豚若禘果爲宗廟之祭則角握之牛無不胖升者也此又南北諸儒申鄭學者之所未及也

論郊

圜丘名禘不名郊禮之以郊名者又有六焉正月上辛祈穀一

也春祀蒼帝於東郊二也夏祀赤帝於南郊三也季夏祀黃帝

亦於南郊四也

漢禮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

秋祀白帝於西郊五也

冬祀黑帝於北郊六也周人以高辛氏爲始祖以后稷爲始封之祖故禘事上帝配以帝嚳郊事上帝配以后稷周禮冬至祀圜丘曲禮云大亨不問卜而郊特牲言郊用辛春秋之郊轉卜三正是其與禘異矣周官司服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小宗伯曰兆五帝於四郊然則五帝之尊與事天同而既兆於郊自亦皆謂之郊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此秋亦祭天之證也春秋經曰九月辛丑用郊此秋祭天亦稱郊之證也蓋舉其虛空之體則曰天指其生成之神則曰帝隨其時方之位則有五帝語其造化之

宰則仍一天彼春之名青帝夏之名赤帝猶春之爲蒼天夏之爲昊天也令五方之帝不得爲上帝則蒼天昊天等等亦非天乎秦居西垂周京在焉封禪書有吳陽武時雍東好時並周人四郊之兆遺址灼然而王肅等橫謂郊唯一祀有五人帝無五天帝謬之甚也妄之甚也

九廟辨

殷制天子五廟無七廟周制天子七廟無九廟殷之三宗其立廟之法未詳今梅氏古文書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乃本呂覽引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而增改其文不足據也周因殷禮四廟遞遷文武功德宜百世祀特爲二祧親盡弗毀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

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此言爲不易矣韋元成廟議云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漢儒近古亦無異詞喪服傳曰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然則諸侯之子孫有爲天子者亦世世祖是人也也不祖諸侯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武王以克殷之功歸善列祖故追而王之禮由義起武王末受命宗廟之制未及更立周公制禮當成王時太王爲高祖王季爲曾祖文王爲祖武王爲考自太王以上廟所不祭亦不追崇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仁之至也義之盡也周官隸僕掌五寢埽除糞灑之事祭祀脩寢七廟皆後有寢其祧則守祧掌之故寢止言五二祧不在七廟之

外信矣周公營東都立太廟

後稷

宗宮

文王考宮

武王

而無四親見周

書作雒篇洛誥亦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

辟牛一平王東遷因舊官室以宗宮考宮爲二祧

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

別立親廟亦止於四何以明之厲王名胡其仍孫釐王復名胡齊周人以諱事神名令六廟之親未盡莊王不得以厲王之名名其子也故知自莊王時厲廟固已毀矣且記云周旅酬六尸又未聞兼文武爲八尸也六廟不計文武劉歆始創其說新莽用之以立九廟王肅申之以難鄭君後之儒者咸以爲歸遂使王制三昭三穆之數溢而爲四荀卿有天下者事七世之文廣而爲九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五門考

周制天子五門先鄭說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後鄭更之雉門爲中門其外庫門臯門其內應門路門廣森之聞也昔太王邑於岐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周人因之以爲王者之制諸侯所不敢擬是以魯三門有庫雉無臯應九章之降爲七自上而下欄五門之降爲三自外而內減必無科取其名者也而二鄭並言臯與應不相屬夫豈其然毛詩縣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郭門卽王城南門其門內之庭是爲外朝匠人營國前朝後市市朝皆在王宮之外凡民之出入城者得由於朝故縣法則萬民觀之詢衆庶則萬民造之嘉肺之石民之罷者窮者至之春秋左傳曰卿喪自朝奔喪禮曰哭辟市朝令朝在王宮之內尸柩衰絰何由而過

乎外朝九棘之下有卿大夫治事之處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鄭注尚書云卿之私朝在國門者亦以此

舜典注卿士之私朝在國

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案左傳臯門之哲宋有王禮其國門亦得名臯門蓋皇國父爲太宰聽事於臯門外朝因以稱之東觀漢記言城臯承印臯字則下羊顏氏家訓曰臯分澤片古書臯多爲畢故今本轉誤作澤門

臯門之內曰應門門之左右是設觀闕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

門雉門天子應門春秋經書雉門及兩觀災魯之兩觀於雉知

王之兩觀當於應

諸侯無臯應卽以庫門爲國門故記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

應門之

內曰庫門宗廟位其左社稷位其右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

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范武子注祭門廟門也闕

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禮運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

觀之上內廟外觀故以出言之鄭君以爲廟在闕旁誤矣徵諸

聘禮先云賓至於朝外朝也然後云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闕門內也闕門稱大門明朝在官門之外而朝之前門即城門審矣然後云賓入門左入闕門也然後云每門每曲揖及廟門是闕在外廟在內甚明諸侯以闕門廟社即在雉門內故左傳開於兩社為公室輔說者以為夾治朝也庫門之內曰雉門雉之言治也以其近治朝名之舊說康王之誥應門之內為視治朝愚謂彼喪中變禮未忍履先王常朝故異其處耳若以為即常朝之位則治朝之在列者唯三公孤卿大夫王族故士虎士僕右曷得於治朝見諸侯乎治朝在雉門之內畢門之外畢門者路寢之南門故謂之路門路門中門也中非五門之中猶言內門云爾周官閽人掌中門之禁注以雉門當之閽人內官之屬雉門非所掌也宋儒劉敞又有天子諸侯皆三門天子名臯應畢

侯國名庫雉路之說案記王之郊也獻命庫門之內周書作雉亦有應門庫臺天子臺門故庫門謂之庫臺而謂天子無庫門廣森以為不可

軍乘考

古者車戰故賦輿之法以乘為主而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雅曰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闕宮之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正義曰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大數可為四萬此頌美僖公宜侈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答臨頌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春秋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五百乘為軍是其明證何氏春秋傳解詁云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隱五年雖不合周法彼亦習見

語孟以千乘為大國故有是說焉昭元年注云公侯千乘伯四

百故又以為周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之言輛也如革車三

諸侯一師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

萬二千五百人然此唯六鄉制軍之數如是其郊遂以外井地

制賦所謂甸出長轂一乘者與此不同且其乘之人數亦非有

定司馬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此以七十五人為乘者也小司徒注又云成百井三

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以三十人為乘左氏閔二

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與此士十人合管齊語云五十人為小戎

則以五十人為乘楚之乘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以百二十

五人為乘偏副也言每一廣車有百人故有戎路之萃廣車之

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各以士之眾寡任之輕重分

別名之今謂二十五人共乘近所謂輕車者與或曰成三百家

始賦一乘而一鄉不過萬二千五百家遽令備五百乘可乎曰

郊外之軍賦馬牛車輦旗鼓皆出自私家六鄉之軍則自

公家給之於民無取焉左傳成元年正義曰鄉遂所用車馬甲

軍則是家出一人其其車車僕之所共也其兵司兵之所授也

物不可私備故也其馬與牛牧田牛田之所秣也詩我出我車千彼牧矣毛

傳以為車出就馬於牧地所資

於民者家出一卒而已又案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

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計可任者上地家三人中地二

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治野以下劑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治鄉

以上劑鄉自七尺以及六十通率鄉皆家三人其用之戰也乘

晚役蚤免故取人多

止二十五人而三番更迭役之若其竭作則亦得充一乘七十
五人之數與邱甸之車伍固不相懸絕矣鄉之中以家制卒而
用之征遂之外以甸制乘而用之守近者戰故召之而易集民
且不勞遠者守則疆場有備敵寇不得而乘之此先王所以維
國之固也

禮服釋名

周禮冕弁裳服之名制說者紛紜猶多所闕端是以參互考訂彙而釋之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
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旂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
事纁旂皆就玉璜玉笄

案經言五冕皆五采纁十有二就則王之冕無不十二旂者

矣注獨以此爲衮衣之冕與皆文不相會春秋左傳曰周之
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王之元服於是取數焉禮男子重
乎首故服有五而冕唯一所以辨上下之等也公亦五冕九
旂九就侯伯四冕七旂七就子男三冕五旂五就並以同冕
冠異服纁旂皆就者言旂之玉數皆如其就數尚書歐陽說
冕前後皆有旒大小夏侯說唯前有旒漢永平中議定冕服
乘輿從歐陽說前後垂珠二十四旒公卿已下從夏侯說皆
有前無後此注云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亦通前後計之同
歐陽說也廣森謂玉藻前後邃延唯見冠上覆前後出耳不
足爲後延有旒之證禮子張問人官篇曰冕而前旒所以蔽
明於後無取夏侯義是也王之冕言紘不言璜諸侯又無紘

皆文不備其璵天子亦以玉矣絃則唯王朱耳諸侯以青

祭義

日諸侯爲韞百畝冕而青絃躬秉素

大夫士以緇

緇士冠禮爵弁皮弁緇細絃纁邊知之

冕弁謂

之絃冠謂之纓絃一條屬兩端於武纓兩條垂而結其綏於

頤以此爲異

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案此祀昊天上帝謂日至大報天於圜丘所謂禘也埽地而祭器用陶匏牲用犢乘大路而素轅越席不緣大圭不瑑皆尚潔質報本反始其服宜稱之是故黑羔之裘襲玄衣而不裼以充美也冕無繁露敬之至也祀五帝亦如之者如其冕無旒玄衣無文非必如其表記曰唯君有黼裘以誓省白與黑謂之黼蓋錯黑白羊皮爲之誓聽誓命也省省牲饌也國

君當以黼裘爲祭祀之上裘當時諸侯亦僭服大裘故曰非古也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璫十有二旒則謂上辛郊祀所服與禘有異王肅強相附合託造郊問乃云天子大裘以黼之旣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袞以臨燔柴旣失至敬不文之義且冬日脫裘亦情事之不然故先儒皆言家語王肅增加非孔氏之舊也

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袞衣王者之服唯上公以王者之後亦得服之

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

其餘大國稱侯

故於文从衣从公言公之上衣也袞爲正字作卷者

假借字鄭君乃以卷象龍首卷然遂升龍以爲九章之首又

退宗彝於火下欲使毳冕得取虎雖為義廣森疑焉荀子周人而其書曰天子山冕則袞冕首山不首龍矣禮有言龍袞者自袞以下無龍章故袞獨以龍名耳禮器曰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言龍下不及諸侯黼下不及大夫若龍袞首龍豈得又謂諸侯以黼首衣乎漢禮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非首龍也然東都賦亦云脩袞龍之法服鷩冕七章自華蟲而下毳冕五章自藻而下希冕三章自粉米而下釋名曰毳芮也畫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溫暖而潔也是以虞書之次為說

祭羣小祀則玄冕

注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案冕之制以麻衣延玄表纁裏故弁師言王之五冕皆玄冕自希以上各有取義唯玄冕從其正名非以玄衣故也玄冕一章猶升黻於

衣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此黻有在衣者非玄冕之服而

何春秋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黻冕者玄冕也注又云凡

冕服皆玄衣纁裳案大戴禮曰端衣玄裳纁而乘路者志不

在於食輦纁即冕字此冕謂玄冕也郊特牲曰玄冕齊戒顧命曰卿士邦君麻冕蟻

裳蟻名玄駒故玄裳謂之蟻裳豈得言冕服唯有纁裳乎荀子曰天子袞

褙衣冕諸侯玄褙衣冕采菽之詩王錫諸侯玄袞及黼然則

蟻裳者邦君之正色王之卿士亦諸侯人為之蓋天子冕服朱衣朱裳諸

侯冕服玄衣玄裳其上玄下纁者唯大夫耳故喪大記曰大

夫以玄纁明玄衣纁裳大夫專之爾雅曰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而大記以玄纁為

玄纁者對文雖異散言亦通矣其義君以純臣以雜太保太史太宗彤裳是大夫之服

凡兵事韋弁服

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韎
韋之跗注是也案兵事謂凡祠兵命將之事非必戰服也聘
禮卿韋弁歸饗餼則韋弁固亦禮服詩言方叔率師猶服其
命服葱珩朱芾何必韎韋衣裳而後從武事也此經有韋弁
無爵弁雜記諸侯相祿以爵弁服皮弁服朝服子羔之襲也
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又皆別無韋弁陳祥道說韋弁卽爵
弁也韋言其質爵言其色爵弁服緇衣以帛爲之緇檀弓
字爲紕周
頌曰絲衣其紕戴弁依依弁而衣絲者爵弁也士祭於君爵
弁禮絲衣以祭布衣以朝古謂絲爲純故冠禮稱爵弁純衣
祭統君純冕立於阼又王后贊其裳纁裳其屨纁屨黑紕纁
於此郊以共純服純皆訓絲也其裳纁裳其屨纁屨黑紕纁
純紕屨端鼻也纁縫中紕也純邊緣也冕服則用烏鳥屨之
履底者也其紕纁純之色唯見於屨人云掌王及后之服

屨爲赤烏黑烏赤纁黃纁青句烏二而已飾有三色未審所
施鄭君烏飾用纁次屨飾用纁次及尊爵弁亦用纁次之說
皆無以決其
必然姑闕之其蔽膝曰韎韎凡冕服名敔弁服名韠爵弁之
等下於冕尊於弁特別謂之韎王以爵弁韎韎爲兵服故曰
韎韎有奭以作六師矣毛傳曰韎韎茅蒐染草也鄭君駁異
義言齊魯之閒讀韎聲如茅蒐案蒐
之字从艸鬼聲蓋古音魄故茅蒐合聲卽讀成
韎猶不律爲筆卒便爲倩乃後世反切之所起
眠朝則皮弁服

注曰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案毛詩其弁伊
騏傳曰騏騏文也弁皮弁也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四人綦弁
執戈雀弁者韋弁傳云雀韋弁是
也雀與爵同綦弁者皮弁馬融本亦作
騏注云青黑色非也皮弁用白鹿皮禮冠有綦組纓佩有綦
組纓並以雜文爲綦綦弁亦取弁璫雜采文名之弁師曰王

之皮弁會五采玉璫寬有旒弁有璫皆以組貫玉珠垂而下之則爲旒綴而上之則爲璫故璫之數與旒之數同等璫施於會會者弁之縫中所謂會弁如星者也爵弁雖以弁名形制猶略如冕上有覆而不俯無會璫之飾是以皮弁獨名璫弁三禮圖爵弁似冕無旒士冠記曰周弁殷弁夏收明周之弁弁與冏同制殷士裸將以冏配黼王制曰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冏而祭周人冕而祭則冏卽殷時冕矣論語言服周之冕蓋殷人尚質冕未有旒至周始爲旒冕而取其不旒之冕別爲爵弁故漢時通名璫騏綦一也鄭君鴟鵂箋讀騏爲爵弁爲冕見續漢輿服志璫與傳騏文義實相會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有頍者弁王所以燕兄弟甥舅說者以爲皮弁也諸侯燕禮朝服王以皮弁朝則亦以皮弁燕記曰朝服十五升當通天子諸侯言之故此注知皮弁衣亦十

五升布也郊特牲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白布爲裳要有辟積也其韠素韠其屨白屨緇絢總純

凡甸冠弁服

注曰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案冠弁玄冠也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續漢志曰委貌以阜絹爲之制如覆杯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弁此侯國朝服用委貌之證少牢饋食主人朝服雜記所謂大夫弁而祭于己者其冠弁歟趙氏孟子注以冠弁當皮冠非也左傳責衛侯不釋皮冠楚靈王雨雪皮冠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皮冠可釋可去則必別有一物加於冠上若今雨帽矣冠弁服與玄端同

冠而衣裳不同冠禮曰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特牲饋食
記曰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鞶舊說鞶與屨從裳之色以
此校之朝服素裳其鞶或緇又禮言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
也然同爵鞶黑屨青絢總純似屨鞶皆不必順裳色鳥黻亦
裳色故諸侯麻冕蟻裳而赤帶金鳥也傳謂帶天子
純朱諸侯黃朱則箋以金鳥亦為黃朱鳥者近是

凡弔事弁經服

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案弁經有加爵弁者檀弓
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經紵衣是也有加皮弁者小記諸侯弔
必皮弁錫衰是也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言不以朝服弔也
諸侯與其臣以冠弁為朝冠其弔服自可皮弁環經天子與
其臣皆以皮弁為朝冠故弔服更用爵弁經避朝服也庶人

無朝服乃得通以素委貌弔矣王莽時詔議功顯君服劉歆
等稱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纁弁而加纁經同姓則麻異姓則
葛今經無文據記弁經葛而葬則弁經固有葛者其用之別
或當如歆所說皇覽引逸禮曰君使大夫弔於國君錫衰裳
弁經下大夫為介亦如之士介者將命者總
麻裳弁經異姓葛同
姓麻見太平御覽弁經而衰者成服以後之弔服也爵弁
經紵衣者既小斂未成服往哭則服之或始聞其赴遙為位
而哭亦服之

公之服自衾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
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案士虞記曰尸
服卒者之上服諸侯於祭也公之尸衾冕侯伯之尸鷩冕子

男之尸毳冕王祭先王先公皆與尸同服則諸侯亦當與尸同服記每言君卷冕立於阼是公之祭服也玉藻諸侯玄端以祭五冕皆玄其服皆端玄端猶言端冕卽謂袞鷩毳之屬彼兼五等諸侯言之不得斥名何冕故通謂之玄端知非冠文在裨冕以朝之上所謂貴賤不嫌鄭君破玄端爲玄冕非也裨冕乃正玄冕耳云云之說具儀禮雜義鄭君乃疑諸侯祭於已不得申其上服過矣周官晚出或者以鷩毳諸服名不經見爲疑然春秋許男新臣卒左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所以袞斂許男本毳衣故加二等而後袞是五等不得同冕足以明焉侯伯之服以鷩爲上然而曰王錫韓侯玄袞赤舄者則加賜之也乃所謂袞衣也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案典命言衣服之數皆如命數詩曰豈曰無衣六兮左傳鄭伯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則服章有以偶者矣蓋三公八命袞而入章孤卿六命鷩而六章大夫四命毳而四章大車之篇毳衣如葵毳衣如璫其傳曰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是言大夫有毳冕者也

如葵言其藻也如璫言其火也續藻青續火赤

且王之士亦當有冕上士

三命服亦三章中士二命服亦二章下士一命服亦一章禮器說冕旒之數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者皆据王朝而言此經孤之服不過希冕卿大夫之服不過玄冕士又不得有

冕何也凡諸侯各君其民世其土服其命服有不純臣之義若畿內之卿大夫士屈於至尊自非助祭王所及以王命出疆不得申其上服故略而不言耳諸侯之士猶有爵弁而此經止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明亦以其非攝盛不得服而略之則孤之所以斷自希服卿大夫之所以斷自玄服者其故可知也

其齊服有玄端素端

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袷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袷尺八寸案玄端者玄冠端衣儀禮冠端玄論語端章甫左傳端委穀梁傳委端皆謂此也記

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又

曰齊則綰結佩而爵韠爵韠者玄端服之韠也禮男子玄端

恆與婦人宵衣相配昏禮注讀宵爲素衣朱綃之綃魯詩說

綃綺屬玉藻有玄綃衣或者玄端之衣亦綃爲之歟若然士

仍得絲衣唯大夫祭服布衣者鄭意唯士有端非也凡冕服

皆正幅故荀子曰端衣玄裳纁而乘路樂記曰端冕而聽古

樂武王踐阼篇王端冕師尙父亦端冕唯皮弁冠弁服乃有

侈袂廣森以爲吉事則冠冕之服端弁服侈袂少牢饋食主

袂知主人朝凶事則喪服端雜記曰端衰弔服侈袂雜記又

服亦侈袂也凡端與侈袂取其相變而已曲禮曰大夫士去國素

衣素裳素冠徹緣鞶屨殆所謂素端也唯素端徹緣明餘服

皆有緣衣緣曰純

深衣曰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裘緣曰飾

詩曰羔裘豹飾

裳緣在

幅曰緝在下曰緡

見士喪記

又案諸服之外見于禮者有深衣長衣中衣中衣者吉服之

裏衣也

郊特牲以大夫丹朱中衣為僭案射禮君袒朱襦大夫袒纁襦蓋即侯國朝服之中衣所用色也餘未聞

長衣凶服也即深衣而素純者

聘禮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大夫之喪筮

宅與葬日則史練冠長衣深衣之制則小戴記備矣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

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案禮婦人從夫之服位男子冕弁之服凡有九等則婦服亦

九等此唯見六服者外祀武甸非后所有事故不備其服禮

經所見尚有褱衣稅衣錫衣宵衣鄭以褱展為一稅緣為一

近強合耳今差次之蓋褱衣視衮冕揄狄視鷩冕闕狄視毳

冕鞠衣視希冕褱衣視立冕稅衣視爵弁展衣視皮弁錫衣

視冠弁宵衣視立端何以明之記曰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

褱立於房中是褱衣視衮冕也玉藻曰王后褱衣夫人揄狄

君命屈狄再命褱衣

盧景宣曰謂其夫為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上公夫人乃褱衣孫

鄭等改鞠衣非也

鄭君曰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是揄

狄視鷩冕闕狄視毳冕也狄皆當為其之翟也之翟

古翟狄字通異

義詩韓說舞以夷狄大鳥羽可見右手秉翟韓詩亦作狄鄭君曰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孤

之服自希冕而下是鞠衣視希冕也喪大記曰復大夫以立

纁世婦以褱衣立上纁下冕服之色大夫一命而冕世婦一

命而褱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故玉藻曰一命褱衣是褱

衣視玄冕也昏禮主人爵弁女次純衣纁衽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衽爲一會子以爲婦服則稅衣纁衽者卽純衣纁衽也壻爵弁服純故女稅衣亦純小戴言稅不言純儀禮言純不言稅可互相見喪大記曰復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曰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以稅衣揄狄狄稅素沙亦以狄比冕服稅比爵弁服是稅衣視韋弁也展衣鄭司農以爲白衣毛公以爲丹縠衣詩言璫兮璫兮其之展也說文解字曰璫玉色鮮白以玉之白喻衣之白則展衣白信矣尚書大傳后夫人將侍於君前釋朝服襲燕服注云朝服展衣王以皮弁爲朝服后以展衣爲朝服取其色與皮弁素積相應是展衣視皮弁也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注

破被錫爲髮髻廣森謂被自首服耳不當連錫爲讀詩曰被之僮僮被之祁祁被者追師之次是也錫衣者緡衣也燕禮冪用綌若錫今文錫爲緡漢郊祀歌曳阿緡子虛賦被阿緡揄紵縞說文解字曰緡細布也主人朝服布主婦緡衣亦布是錫衣視冠弁也特性饋食主人冠端玄主婦纁笄宵衣是宵衣視玄端也其緣衣男子亦有之緣或作祿士喪禮襲有祿衣注曰黑衣裳赤緣之謂祿賈公彥曰此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同祿衣一名袵玄冠禮兄弟畢袵玄注云袵同也古文袵爲均不言如主人服而別言兄弟服明袵玄下玄端一等衣裳不殊故謂之同玄淮南子曰尸祝袞玄字從古文均爲正昏禮又曰女從者畢袵玄女服亦名袵玄男服亦名祿其不殊裳旣同是以得

通言之諸服皆以素沙為裏沙即紗也古今字追師職首服

有副編次三等禮每言副禕知唯禕衣配副鄭日副之言覆

飾其遺象榆狄以下皆編鄭日編列髮為稅衣以下皆次鄭

若今步搖次第髮長短為之若今假紒宵緣則纚笄而已其等男子弁而婦人次男

子冠而婦人纚笄

右雖統釋服名然帶裳冠舄之式色多未見於篇者或以經無明文即闕之不敢妄說或以注無疑義即因之不贅也說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三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四

學海堂

禮學厄言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周禮雜義

膳夫王齊日三舉賈氏疏云齊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朔

食加日食一等則當兩太牢此說於經無文然國語天子舉以

太牢祀以會韋昭注曰會會三太牢是天子大祀有用三太牢

之法霍光傳以三太牢祠昌邑蓋朝踐一牢象朝饋獻一牢象

食中醕尸又一牢象夕或齊舉與大祀同也荀子曰食飲則重太

牢而備珍怪重者兩也殆所謂兩太牢歟牛羊豕具為大牢然

牢者毛詩采菽傳云菽所以

芼太牢羊則苦豕則薇是也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是登籩通有豆

名故腊人共豆脯以籩爲豆大戴記豆之先太羹卽以登爲豆後鄭疑脯非豆實破字爲羞似不必然

凌人夏頒冰周正仲夏也夏小正三月頒冰傳曰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左傳申豐曰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故夏三月頒冰周五月頒冰其實同矣

禮夏葛屨冬皮屨屨人於王后之吉屨唯言葛屨者其皮屨亦司裘諸職共之矣云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素屨者句卽屨字之誤鄭破字爲舄上旣舉纁以該絢純下不當復雜出舄矣王服亦舄后服黑舄而皆有一等赤絢纁純爲上黃絢纁純次之赤舄黃飾殆所謂金舄者非耶素屨如

素積之素非凶屨也王之弁服皆青屨后服展衣以下皆白屨屨不別言其飾則亦分赤纁黃纁二等王用東南陽色周人尚赤尤尊之故以爲舄后用陰色先北後西與王配也二舄二屨俱飾以黃正合土寄四方之義其有赤纁者貴周所尚又以王之上服宜純也臣下屨飾蓋遵尊者故所用不過緇青黑等耳聊復記其臆見於此終當疑事無質也

越語廣運百里韋昭注東西爲廣南北爲運鄭於大司徒廣輪之數注曰輪從也案地以南北爲從則輪之義猶運也運聲又近隕毛詩幅隕旣長傳曰幅廣也雖未言隕從也然東西亦或稱幅南北亦卽稱隕互推可知毛公訓隕爲均恐彼均字正當讀作運故漢時無韻字音韻通作音均此聲同之證

漢書地理志云洛邑與宗周通封畿短長相覆千里臣瓚注西
周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東周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合之爲
千里也然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
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
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則所謂方千里者唯据洛陽而言
是東都固自有千里矣國語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甸服亦就地中計之孟子貢助徹之
法說者以爲井田不改而尺步大小有異夫夏畝五十而周畝
百是周之步小於夏步之半也夏之五服彌成五千周之九服
相距萬里是周之里亦小於夏里之半也王制曰古者百里當
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古謂夏殷時也知非周時者以
上文入尺之步非周法也古亦非以八尺爲步但取古之一步用周尺度之則有八尺耳今漢博士作記時

也漢世百二十里當古百里故洛邑六百里本夏時五百里而
周人以夏之一里爲二里卽謂之千里也東西相覆之說非是
若然五等分土周官與孟子亦小異大同何以言之古者公侯
百里積方萬里周之公五百里當古二百五十里積方六萬二
千五百里其食者半實封三萬一千二百五十里開方一百七
十六里有奇唯此稍大耳周之侯四百里當古二百里積方四
萬里其食者三之一實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餘里開方一百
十五里有奇與古百里相近食者從先鄭解古伯七十里積方四千九
百里周之伯三百里當古百五十里積方二萬二千五百里食
者三之一實封七千五百里開方八十六里有奇與古七十里
相近子國五十里積方二千五百里周之子二百里當古百里

積方萬里食者四之一實封二千五百里與古正同至男國百里卽古之五十里而食者四之一實封二十五里視古反爲小也自諸侯去籍之後尺步漸增而大故至漢時里數復近於古而孟子考工記司馬法諸書皆周末人所述其所謂里步已非周禮之里步矣

小司徒曰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比卽八成比居圖卽八成版圖比居者比次其地之居民而著名於籍也管仲治齊有戶籍田結是古圖比之法

地官牛人春官肆師兩見職人之文注並讀職爲職蓋古文字少別無櫟杙之櫟字也國語曰牧協職可證此職人之義

載師注云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民雖有閒無職

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從車輦給繇役愚案里布直謂治麻所作布罰各於其本事故田不耕則罰以粟不樹桑麻則罰以布民無職事者謂閭民之情游不給轉移執事者征之以泉若令代出傭直之意漢律民不繇賞錢二十三近古夫家之征也謂之夫家者有所徵發當計三家而出一夫故以名之閭民無恆產如責其百畝之稅是厲民矣鄭君謂一成之地容九百夫溝洫徑畛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又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通率之故止定稅三百家案司馬法成出革車一乘士卒七十五人將重車者二十夫家力役之征也五人計三百家共出百人是三家才一夫也夫家力役之征也屋粟粟米之征也里布布縷之征也然載師所言特防民之令耳若宅皆毛田皆耕民皆勤職事此等原無所取之其孟子所言粟布力役之征卽國語所言之田賦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

則已者故趙氏章句曰國有軍旅之事橫興此三賦與國語及賈疏所引古周禮說皆合不可易也雖軍旅之歲猶用其一緩其二謂若三家之中一家從征彼兩家不從征者給其衣食一家出布一家出粟是故每井三屋則力役者一屋征布縷者一屋供粟米者一屋而粟因以屋名焉田一井收稷禾秉芻缶米一屋之數得禾八十斛芻八十斤米三分缶之一載師罰田不耕者就用此數非一夫而責以三夫之粟也若然罰里布者亦非得二十五倍之罰蓋別有計里出布之法正國語所云賦里以人而量其有無者惜末由詳考耳

布出女工於田無涉故不以屋計而以里計大率七十五家內合有二十五家出布必有一定之總數其分數視民家多婦人者治布亦多少婦人者治布亦少須量其有無不能一槩至罰宅不毛者則但準二十五家之均數故不可苟非軍稱家布應稱里布其實乃一里總布之二十五分一也

旅之歲徹助而外一無所稅故曰廩無夫里之布也

魯用田賦是平歲而

亦征軍旅之芻米至實有軍旅仍不能不計井出夫近於用其二矣戰國時無歲無軍旅併布縷亦幾成常額故孟子有用其三之

旅師粟有三名今以愚意說之井田正八曰勸粟軍旅之歲按屋出粟曰屋粟閒田不耕者罰令如屋粟之數出之曰閒粟

楚國以畛記田故楚辭曰田邑千畛見於戰國策者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始因周十夫有溝其徑名畛遂謂十夫之地千畝為畛畝

草人糞種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獬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藥用蕢輕費用犬注於大司徒五物九等即引此駢剛赤緹之屬當之古者治地皆以九等故禹

貢田賦有上中下鄭君曰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
春秋左氏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皋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
井原防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偃豬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
井疆潦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淳鹵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
井京陵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藪澤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
井山林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管子地員九州之土爲九十
物則又因九等而區別之上土三十物五粟五沃剛而不穀不
汚手足乾而不斥湛而不澤所謂駢剛者也五位五隱葆澤以
處黑落黑土所謂渴澤者也五壤五浮芬然若澤不離不坻所
謂墳壤者也中土三十物五志五韞潤濕而疆力所謂埴塈者
也五塹之狀芬焉若糠所謂疆鹵者也五剽五沙其次五埴粟

焉如屑塵厲累然如僕累所謂輕𦵏者也下土三十物五猶五
𦵏其狀如糞其色如鼠肝所謂赤緹者也五殖五𦵏甚澤以疏
塹然不忍水旱所謂勃壤者也五鳧五桀堅而不𦵏甚鹹以
苦所謂鹹瀉者也此經鹹瀉次於渴澤赤緹次於駢剛皆從色
狀相似者類列之不以土物上下爲次

廩人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
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案漢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
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
九十石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信此
經月食二鬴者爲粟一石二斗八升尚未能及月一石半故謂
之下歲矣古量以黃鍾合龠之實一兩爲合十兩爲升四十斤

爲黼四黼則日食五斤三分斤之一三黼則日食四斤二黼則日食二斤三分斤之二喪食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從下歲之食也二十兩爲溢

大祭祀有接盛接者新陳相接之意也魯人之祭也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新穀純曰盛下陳上新曰燾雜之曰廩接者其燾是歟

大宗伯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互文也春秋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又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燾焉是異姓亦有脰膾其兄弟之國當有賀慶益可知矣且歸脰雖諸侯於異姓大夫通有之故子以膾俎不至去魯論語嘗記祭於公不宿肉云

龠氏禮圖琥作虎形疑未必然六玉之名半圭曰璋半璧曰璜琥當是半琮耳蓋琮之制外爲捷盧若鋸齒半之則背上有齟齬刻者似伏虎故謂之琥猶爵之象爵亦非作鳥形也鄭司農說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然則刻齒卽虎象似矣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注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今案昭左也穆右也人道尙左神道尙右廟祧之位當先三穆後三昭又家人墓地亦以昭穆爲左右而謂先昭後穆得無於地道尊右之義尤未協歟夫殷人上親右宗廟左社稷周人上尊右社稷左宗廟先儒之舊說也廟與社並論旣以在右者爲尊則就廟中而論亦必以在右者爲尊此理甚明文王稱穆武王稱

昭二祧並立百世不毀若以昭先穆是終周之世武常先於文矣且昭主藏于武王廟穆主藏于文王廟是周之諸王無不子先於父者矣愚謂父昭子穆蓋通始祖計之据其生時世次始祖爲昭始祖之子爲穆及其入廟始祖居中而始祖之子乃適以穆爲四親首故昭穆不異名而左右已異尙然經言昭穆不言穆昭者唯据父昭子穆爲正也

漢宗廟猶尚右故漢書云皇

八寸左主七寸右主父也左主母也

鬱人及葬共其裸器遂狸之裸器言埋則亦從葬者也似非如注所云遺奠之彝與瓚埋於祖廟階閒也檀弓曰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此裸器正葬所用之祭器不言厭者人器也其言厭者鬼器也

鄭君厭裘注云厭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

司几筵柏席用萑蒲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柏席載黍稷之席葢或說是也敦本盛黍稷器名士虞禮曰饌黍稷二敦于階閒西上藉用葦席特牲饋食曰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是此之柏席矣唯士直措敦于席人君尊席上有几几上版敦耳柏讀當如今之箔後世謂萑葦所織作者曰箔玉篇始有其字古或通作薄此經則借作柏也

莊子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趙簡子之誓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白虎通義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

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凡此皆足與家人死于兵者不入兆域之語相證蓋戰期能克非期能死所謂死王事者必死而有益若狼曠敞無存之徒然後登於明堂饗祿其後至乃不占震于鳴鼓陳書怯于聞金直謂之戰陳無勇而已後世臣道既薄節士益鮮不得不獎以厚賞諷以虛名輒有鑿門受律愚佻短略耘師辱國僅以一死塞責而優卹及于孤兒史傳廁于忠義豈知古之人視之方將錄其罪而削其葬也噫

律止於十二而編懸鐘磬以十六枚共一虞者蓋本於造律之始三分損益自黃鍾九寸下生林鍾六寸林鍾上生太簇八寸太簇下生南呂五寸三分強南呂上生姑洗七寸一分強姑洗下生應鍾四寸七分強應鍾上生蕤賓六寸三分強蕤賓下生

大呂四寸二分強大呂上生夷則五寸六分強夷則下生夾鍾三寸七分半弱夾鍾上生無射五寸弱無射下生小呂三寸三分強小呂上生幾及黃鍾之半復得黃鍾清聲而生生窮矣聖人以所生大呂夾鍾小呂三管皆在半黃鍾以下太高則近淫故倍而用之大呂八寸四分強夾鍾七寸半弱中呂六寸六分強謂之三閒而仍存其未倍之本管與半黃鍾共爲四清於是十六律立焉

後世清鐘有太簇無半中呂似相沿之譌

周禮夾鍾或稱圓鍾中呂皆

稱小呂据其未倍時本於諸管爲最短故仍得小呂之名据其既倍者言之則長短居三呂之中故或謂之中呂此有義可尋者也天神之樂金奏尚黃鍾升歌尚大呂堂下合樂則以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此黃帝之聲也黃鍾子大

呂丑太簇寅圖鍾卯姑洗辰以相次爲用者也無大呂者大呂爲商也地元之樂金奏尚太簇升歌尚應鍾合樂則以林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陶唐氏之聲也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以相生爲用者也無黃鍾者亦黃鍾爲商也宗廟所用金奏尚無射升歌尚夾鍾文舞則有虞氏之九磬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子與丑合也太簇爲徵應鍾爲羽寅與亥合也武舞則大武經雖未詳其律然周語洽州鳩之言可以互相備所云夷則之上宮者大呂也黃鍾之下宮者林鍾也太簇之下宮者南呂也無射之上宮者夾鍾也所生曰下宮所自生曰上宮蓋以大呂爲宮丑林鍾爲角未南呂爲徵酉夾鍾爲羽卯雲門取相次咸池取相生磬取相合武取

相衝所謂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商音不用者乃周人損益六樂以成一代之制故曰聲淫及商非武音也商者金聲周以木王惡其所尅獨取宮角徵羽四音各主一律以爲均首觀於武樂羽厲宣羸四均各有其名而無射上宮以卒終謂之羸亂則大司樂之四律亦各爲一均可推矣

龜人祭祀先卜讀當於祭字絕之謂祭之日則祀先卜與司爇云凡祭祀則祭燿同義祭必貞卜故有報焉爾

九筮蓋皆著卦占象之法筮更者更變也重卦有兩體自非八純皆內外相變內爲貞外爲劓更言其劓也筮咸者咸動也易爻以動者爲占有遇卦卽有之卦咸言其之也筮式者占有局位有式若壬式以月將加時太乙式以和德運計易亦有八方

之局五行之位故言式也日者傳曰分策定卦旋式正基

太史抱天

時鄭司農以爲抱式也漢書字作式

筮目者目數也謂七八九六及六爻之數筮

易者玩三易之辭以處吉凶審悔吝也筮比者觀彼此此陰陽

交錯以盡其變後世言互體伏應之屬近之筮祠者將筮有禱

祠今可知者唯命辭假爾泰筮有常云

假當讀如昭格之格

筮參者參三

也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禮旅占必三人參之筮環者

環之言還也一筮不決還復再筮所謂原筮也古占術散軼唯

筮略具於易及左氏內外傳猶可依仿其事說之如此休寧金

狀元榜曰占法載在左氏者唯六爻不變以彖占一爻變以爻

占五爻變以不變爻占六爻盡變乾占用九坤占用六餘則占

之卦彖凡四者有占耳兩爻或四三爻變無占蒙彖曰初筮比

彖曰原筮曲禮卜筮不過三則無占者宜改筮歟廣森謂一二三

四爻相錯休咎莫從理宜改筮唯內卦三爻全變或外卦三爻

全變者可論卦而不論爻乃亦有占法晉人筮成公之歸遇乾

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此其例也六爻盡變則貞卦皆動

三爻變而相聚則貞卦有一動一靜二者皆筮更也周易占變

唯筮更筮咸爲正法然豈必其常遇故有筮參之道鄭君所謂

三易各用占者一人遇六爻不變一爻不變者即從連山歸藏

占之三易皆不可占然後再筮三筮三筮而三易無一合焉則

亦龜焦之類其凶可知不必筮矣

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封四衛注云四方諸侯守衛者蠻

服以內案大行人子男五命樊纓五就此革路條纓五就當爲

皇清經解 卷之五十四 孔檢討禮學厄言

子男之車不云封子男而云四衛者言四方衛服之國也呂氏
春秋曰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
侯管子曰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齊中也是與爾雅距齊州之齊同義亦言中州之國大負海之國小是
故男服以內近則鮮子男采服以外遠則無侯伯禹貢曰二百
里男邦三百里諸侯言小國在內大國在外也至周而大國在
內小國在外亦王者相變之義春秋時河濟之閒小國非一然
如許男之類或夏殷舊封而周末加其爵或如滕子則始封本
侯後絀其爵今不復可識別以推周初封建之制所可徵者唯
曲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左傳曰晉甸侯也又曰
鄭伯男也又曰曹爲伯甸侯服甸服男服皆侯伯所封采服
衛服要服蓋子男所封以衛言者舉其中也夷服鎮服蕃服則

下文木路以封蕃國是已

要服之外謂之蕃國據大行人知之

他經邦國多通稱

周禮乃有大曰邦小曰國之別康誥侯甸男邦采衛侯甸男獨
言邦者或亦以此三服多大國之故乎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詩云寢
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案漢書音義如淳曰廟之前
曰殿半以後曰寢是則前廟後寢猶言前堂後室非寢別一區
漢時宮室猶近古制故有未央前殿未央宣室亦前爲堂後爲
室如淳依漢法言之也未知鄭意同否又禮祭畢之燕在寢毛
詩說以宗室牖下爲廟室而湛露傳云夜飲必於宗室似亦以
室寢爲一

士師受中注謂受獄訟之成也案國語左執鬼中韋昭曰執謂

把其錄籍然則獄訟之中亦其錄籍若今秋審招冊也天府治中之中與此同義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今案殷之爲中如中年考校之中謂閒一歲也假令甲聘丙又聘閒一歲則涉三年矣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歲問者比年也殷聘者三年也朝事義述此文曰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然則古讀凡諸侯之邦絕句交義下屬言每歲皆交相問也中年皆交相聘也禮尙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故言交也聘問相施報世朝則小國朝大國而已故不言交也

六幣帛先於錦攷之禮典皆大事用帛小事用錦如聘禮享以束帛私覲以束錦公食大夫侑以束帛大夫相食侑以束錦冠禮醴賓酬以束帛昏禮饗從者酬以束錦大氏古人尚純於幣亦然錦有雜文斯次帛之下矣

輪人萬之以眡其匡也注等爲萬萸以運輪上輪中萬萸則不匡刺也案匡義如國語月盈而匡之匡言輪不正圓似月之虧缺也故等爲萬萸形正圓施於輪外則匡虧處必見矣

管子曰弓弩多軫

輪人爲蓋注云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此言不然車上設蓋陰則御雨晴則蔽日道右掌前道車王下則以蓋從春秋左傳衛侯出奔使華寅肉袒執蓋又齊侯賜敝無存犀軒直蓋是

五路皆有益明矣左傳笠轂注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亦未知是否

韓人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注啟蟄孟春之中也漢始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故鄭君云然然啟蟄與驚蟄似當有異夏小正二月剝蟬以爲鼓也則言鼓當以二月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所謂驚蟄也仲春之月日夜分蟄蟲咸動啟戶始出乃此經啟蟄之日也說文解字曰鼓春分之音

考工記曰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欂一欂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以柯長三尺計之合二尺有三分尺之二爲一矩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者四尺也此黃鐘之磬兩角相距之度疏引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所

謂股爲二鼓爲三也鼓股併之共四尺五寸車人以四尺有半

爲磬折實取諸此所以名磬折者與周髀經折矩以爲句廣股

脩之折同義假令股爲句鼓爲股求其弦唯三尺二寸有奇鼓

十七寸自乘得七百二十九寸八分自乘得三百今以四

二十四寸兩幕合而得千有五十三寸平方開之即弦今以四

尺觸其弦乃侈其下而成倨句矣凡三角形不正句股者此文

矩與股鼓皆不言尺寸者與車人互相備耳黃鐘律度之首故

記舉以見例餘律磬有大小其股二鼓三恒以律爲率其倨句

恆以本律磬折九分之八爲率可推而知如函鍾之磬則股博

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舊讀春爲蠢今謂當如字讀功

貢也射義曰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小行人

合諸侯春人貢於春貢之時因貢教士漢計偕仿此意乃張皮侯而大射三朝記天子以歲二月為壇於東郊與諸侯之教士射是其事也漢五行志曰春而大射以順陽氣東京賦曰春日載陽合射辟雍古者大射本在春審矣鄉射禮注曰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四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五

學海堂

禮學卮言

曲阜孔檢討廣森著

儀禮雜義

冠禮曰爵弁服緇帶昏禮曰主人爵弁纁裳緇帶紕紕字說文作紕引論語朝服紕紳然則紕亦紳帶之名緇紕其卽緇帶歟昏禮婦疑立于席西注云疑正立自定之貌愚謂當讀如土相見篇不疑君之疑疑立者斜向舅姑立也於君以不敢斜向為敬獻酢則又必向所與行禮者以為敬若鄉飲酒賓西階上疑立是向主人立也主人阼階東疑立是向賓立也周禮曰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此疑立之道乎大氏是有定位而面無定嚮隨其所敬轉移向之是之謂疑立今人行禮時亦唯習於此節斯敬賓之意達矣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五

孔檢討禮學卮言

庚申補刊

鄉射禮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案此質謂侯中受矢之處毛詩發彼有的傳曰的質也考工記曰利射革與質荀子勸學曰質的張而弓矢至焉蓋獸侯有質猶皮侯有鵠采侯有正矣天子熊皮爲侯白塗中以爲質諸侯麋皮爲侯赤塗中以爲質凡大夫士皆布侯而但畫爲獸象丹塗中以爲質於大夫士獨言布侯明君之獸侯亦真獸皮爲之所別於皮侯者在質與鵠耳儀禮侯國之禮而有諸公舊說以爲大國得置四命之孤然亦一人耳何得以諸言之且卽有孤之國其君爵亦不過上公而其臣亦曰諸公似非別嫌明微之義春秋傳鄭人謂伯有曰吾公在壑谷末世有之禮經不應有也竊意諸侯皆有附庸周制

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所屬附庸或可與國內諸臣同與飲燕此諸公其卽附庸之君歟論語曰顓臾是社稷之臣則附庸固有臣道其可與卿大夫齒必也然視卿大夫純臣者有闕矣故愚謂以公稱附庸則可以公稱孤卿則不可

燕禮主人注云宰夫也天子膳夫爲獻主此鄭君据燕義使宰夫爲獻主之文而說也但記所云宰夫實卽膳夫文王世子曰公與族燕膳宰爲主人膳夫有膳宰之稱故通謂之宰夫亦或謂之太宰檀弓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青史氏之記曰太宰苟升而不敢煎調

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舊注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案上經已云遭夫

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此申言將命于大夫於文
爲複若君薨則就殯宮將命于柩前又不當大夫爲主注似錯
矣遭喪將命于大夫者謂遭主國有喪而行問卿大夫之禮也
主人卽所問之卿大夫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故長衣練冠以
受雖遭喪不廢問卿大夫者使者之義無畱其君之命也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與今聘禮記多貨
則傷於德幣美則沒禮文意大同蓋志卽記也儀禮孝經皆孔
氏遺書而先秦之交稱引絕罕嘗見呂氏先識覽引孝經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
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三十八字亦特識之
聘禮記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

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案說文解字引此經云二百四十

斤爲秉四秉曰筥以下文同則許叔重所讀儀禮斗字爲斤五

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

十斛芻秉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其說本於國語田一井出

稷禾秉芻缶米彼以缶米爲十六斗則缶卽此之簋也韋昭注同又小

爾雅云簋二有半謂之缶未知何出以秉芻爲二百四十斤合於說文以稷禾爲

二百四十斛是秉乃六斛矣本注云今文簋爲逾似今文不但

逾簋字異且唯作六斗曰逾而無十字逾卽庾也考工記曰庾

實二穀鄭司農注穀受三斗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後鄭

讀豆爲斗蓋旂人豆實三而成穀先鄭亦讀豆爲斗故云穀受

三斗古升斗之字或作𣥂因變爲豆非四升之豆也大戴禮受

子六步一斛昌言斛取一斛並以斛爲斗

穀亦非十斗之斛同音而所容實異三斗爲穀六斗爲庾十庾爲秉秉六斛二百四十斤也四十秉爲稷稷二百四十斛九千六百斤也諸家說斗斛斤稱皆不同漢書以十兩爲升六斤四兩爲斗說左氏者以十斗爲石一石百二十斤則一斗十二斤詳喪大記正義此許叔重以二百四十斤之秉爲六斛則又每斛四十斤矣据小爾雅石四謂之鼓鼓四百八十斤也而禮記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是古有以四十斤爲斛之證

公食大夫禮賓卒食會飯謂卒初時所飯之梁也謂之會飯者播飯于會而食之簠簋相將簋有會則簠亦有會疏云稻粱無會豈其然乎荀子禮論曰食先黍稷而飯稻粱明黍稷先設而

不飯也唯飯簠粱者以公所親設重之下文賓取粱與醬以降奠于階西不徹黍稷其不飯明矣記曰簠有益冪凡食齊視春時既啟會恐其寒故冪之黍稷不飯即無冪耳注以爲初時食稻粱此時食黍稷似失經意

觀禮侯氏裨冕先鄭以驚爲裨衣後鄭以裨冕爲上服之次皆非也曾子問曰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荀子曰大夫裨冕士章弁据周禮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裨冕者玄冕也裨之言卑也冕服之最卑者荀子禮論又作卑冕侯氏乘墨車大夫之車也其服亦

大夫之服也稱也大行人言諸侯朝覲各服其服乘其路從其貳車而經云墨車裨冕偏駕不入王門偏駕即貳車也舊注亦誤異者此覲

禮蓋世子始嗣侯者入覲之禮也以未有王命故從大夫之車

服下文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加命書于其上乃初命之爲諸侯矣詩之韓奕韓詩內傳以爲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其篇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合於此經之事又禮諸侯有行當奉新遷廟主于齋車所謂五廟無虛主者也此經乃云釋幣于廟似亦因新嗣廟位故變其禮猶武王載木主每舍奠焉自稱世子之道歟抑或三年喪畢先請王命歸乃遷廟則此時廟主未入新宮仍得與廟無虛主之義無礙

方明之狀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鄭君謂設王者刻其木而著之蓋方明所以依神主道也春秋傳解詁曰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然則主六面皆穿孔孔中著玉焉著之者若今言嵌也中山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此古主之遺象云中穿之與何邵公說合加金設玉事亦同矣

喪服傳三言至尊而意各有當君至尊也是對父至尊爲言方喪三年同之於父夫至尊也是對妻至親爲言親者則期尊者則三年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又以見天子尊絕於上唯諸侯乃得如父服服之自餘陪臣庶民並不敢同斬衰所以釋經諸侯爲三字而大夫總衰之義已包其中矣古人文簡而深有如此者

嘗謂近世爲人後者輒改其父母稱謂同於伯叔甚誤禮經降

服直爲持重於大宗不貳斬耳非以伯叔父母之服服之也凡爲後所以降其本屬一等者禮有服必廢祭既主大宗之祭不可以私族之不虞類累廢之故減其日月初不關生時稱謂今俗自同祖以及無服通稱伯叔古人則不然父之昆弟爲世父叔父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若壹以所爲後者之服屬降其父母則爲從祖父後者卽稱其父爲從祖父爲族父後者卽稱其父爲族父旣以從祖父族父稱之又當以從祖父族父服之是父母有時降而功緦矣其不可明矣且令親屬無支子而取後於疏屬則有不同祖以上者然經有降父母而無降祖父母可見祖父母不但生無改名亦且死無改服也

王氏寅旭降服辨曰孫爲人後爲其本生祖父母何服女適人者爲祖父母不降爲人後者亦不降也何以不

降窮乎無可降也

有適子者無適孫此士禮耳下文別有大夫爲適孫爲士者似雖適子在亦服齊衰期何以言之凡適子孫所以加服者爲其承宗廟之重也士祭二廟此適孫異日所奉祀者至己身而止情繫於私故不加也唯適子死者爲設已老而傳則孫有傳重之義然後以重服服之若大夫三廟則適孫猶得祭及已父無問有適子與否其當重也均矣推而上之諸侯應有適曾孫服天子應有適玄孫適來孫服

蓋皆齊衰三月

此非敢臆說蓋推祭法王

下祭殤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下祭一而知之者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言當作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傳曰何以大功也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卽順晰矣此一段注內下言至親也二十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一字今本漏入傳文故備錄之案鄭君讀法於經意傳意皆協但及時之說理尙未安此未嫁逆降者蓋以貴降也何以言之經例行於大夫已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見斬衰章注然則未嫁者未嫁於大夫也凡未許人

或許適士而未行皆通言在室耳

容未許人則嫁適之名不定故不云未適人云在室而已

唯許嫁大夫而未行者乃別謂之未嫁故傳說之曰成人而未嫁著成人者明其已許嫁也婦人外成既許嫁大夫雖未行固已貴矣是以有逆降之法經言女子子未嫁者唯此及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二事曾祖父母至尊也雖許嫁大夫不得以貴降彼舉未嫁以包在室許大夫者猶不降許士者可知矣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旁親也故許嫁大夫得以貴降此舉未嫁以殊在室必許大夫者然後逆降則許士者無逆降可知矣無服之殯以日易月舊有二解而皆不甚通鄭康成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假令週七歲便當哭八十四日夫逾月而葬葬而卒哭成人之喪猶或如此而猥令連旬之外累月之餘區區孩

童哀慟不已疑非理也馬融王肅謂如其本服之月數以爲哭之日數則如總麻之長殤已不在服限豈七歲以下猶有哭日抑豈功總兄弟自十九歲十五歲以至生三月者一切以日代月漫無輕重殊失三殤遞降之本意思案此傳發在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條下似唯据子女子子等期服親屬言之以下文月云云唯舉父爲例證之可見蓋本服期者長中殤降大功下殤降小功又下當降總麻但轉小轉細不足成服止制三日哭而已是爲以哭之日易總之月也承十一至八歲之殤服五月則不滿八歲之殤三月正其本服故直言以哭日易服月不明著日數讀者自可推知至大功之下殤既降在總麻其不及下殤者卽自不服不服則亦不哭故不待言矣

娣姒婦者弟長也注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

此本爾雅然弟長之長釋文云本亦作娣敖繼公曰娣長也釋娣婦之爲長婦也廣森謂當從作娣之本而用敖說疏以弟長兼釋娣姒凡詁訓之文皆無此例尋傳意直以娣爲長姒爲穉與爾雅相反如爾雅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土戴石者砠石戴土者崔嵬毛詩傳皆反之娣姒之名亦其類矣況春秋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又叔向之嫂亦稱向妻爲長叔姒並以穉婦爲姒婦合於此傳禮婦人坐以夫之齒賈氏欲強合爾雅左傳乃云娣姒計已年大小不計夫年竊恐非是經有昆弟無弟昆有姊妹無妹娣姒

大於娣何不云姒娣婦乎娣从弟而訓長者猶亂乃爲治故乃爲今古訓多如是呂氏春秋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者大也弟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也此卽弟訓

長之明證抑又推之長婦曰娣教之悌其幼也幼婦曰姒以言似也教之效法其長也此義儻有當否

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然則此篇魯人書也魯用四代之服器官故有夏祝有商祝

王制曰唯絞衾衾冒死而后制而士喪禮無用斂衾注謂大斂所并用之衾安得始死即有大斂衾當取平時寢衾去其統而用之至小斂後易用夷衾乃更以此衾為大斂之衾因預名斂衾耳

大遣奠俎有鮮獸特牲少牢饋食俎實皆以腊獸据左傳曰唯君用鮮則大夫士不得通用鮮獸明矣此士遣奠乃偶用之者

一則取變吉也一則以士攝盛而用五俎須別於大夫之五俎去君位遠轉得用鮮不嫌亦沐梁之意也

士虞禮明齊溲酒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郊特牲曰明水浼齊貴新也或曰當為明視謂免腊也今文曰明粢

粢稷也皆非其次今文溲為醖案周官五齊杜子春讀齊皆為

粢禮運粢醖在堂粢醖者醖齊也然則今文字雖為粢義亦訓

齊以粢為稷說今文者之誤孟子章句又因此而曲禮稷曰明

粢亦治今文儀禮者加之故隋秘書監王劭立八疑十二證謂

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句惠氏周禮古義曰太祝齋號注所引亦無是句當在十二證之一也

又蔡氏獨斷載祭宗廟禮牲之別名及祭號等皆與曲禮同獨無稷曰明粢一句溲溲也內則注秦人

溲曰脩脩與脩同司尊彝凡酒脩酌鄭君曰脩讀如滌濯之滌

滌酌以水和而沛之今齊人名浩酒曰滌廣森謂滌洩皆以水
滌酒故宗廟之號水曰清滌鄉飲酒義曰脩爵無數脩爵者脩
酌之爵卽洩酒也今文作醕其義亦同醕从酉洩省聲聘禮注
曰醕白酒也內則酒清白注曰白事酒昔酒也事昔皆常所酌
酒故周禮謂之凡酒滌之爲脩洩之爲醕

耐祭名也其意以爲卒哭之後生事畢而鬼事始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乃從其昭穆而耐之同其牲牢共
其筵几使新死者之精神靈爽與舊死者有以相接亦神道以
設教事死如事生之義也故耐祭卽於殯宮行之辭曰適爾皇
祖某甫而不必至皇祖之廟亦不必有皇祖之主皇祖之尸精
意以依其神而已鄭君說耐祭於廟既祭反主於寢已非喪事

有進無退之義而宋元諸儒遂謂耐者耐主於其祖之廟失之
愈遠矣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然中一以上皆得耐于高祖若
耐必在廟高祖無廟於何耐之雜記曰妾耐于妾祖姑無妾祖
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妾所得妾祖姑
之廟而耐之也記又曰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耐于王
父也此未練則王父尙未有廟而耐主于其王父之廟又從而
附之以新主若何位置乎且經有耐殤者矣有耐女子者矣殤
與女子皆無主令耐爲耐主設者無主又何耐焉近世相承以
耐爲附廟其誤已久徐氏讀禮通考雖詳辨之然猶惑於耐設
兩主廣森謂小記曰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爲
士大夫者夫諸祖父之主各藏於其家之廟當耐之時旣不可

載已主而往就其廟亦必無遷他人之主而來就殯官由此言之則耐祭不設所耐之主明矣

少牢饋食餼辭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注古文眉爲微替爲袂袂或爲戟士冠禮注又云古文眉作麋微卽麋聲之轉也春秋公羊經築微釋文云左氏作麋今左氏作郿考工記注鄭司農云衡謂麋衡也大戴禮孔子愀然揚麋並以麋爲眉袂釋文音決非也袂當爲秩字形之誤毛詩秩秩大猷說文解字引作載是秩與戟同又上養餼曰胡壽保建家室胡壽猶遐壽也鄭注冠辭永受胡福云胡猶遐也遠也古讀遐如胡詳見顧氏唐韻正成王之冠頌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遐壽所謂遠於年也詩胡考之寧正義曰周書諡法保民耆艾曰胡

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五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五

孔檢討禮學厄言

七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六

學海堂

禮學卮言

曲阜孔檢討

廣森

著

小戴禮記

曲禮曰立視五僦舊說以爲輪周五轉蓋幾十丈案荀子曰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此遠視之節也然則十丈過於遠矣僦古度名其數無攷若据三十六尺而五分之則僦者九咫歟

論衡儒增篇云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與鄭君以泣無聲爲泣血者異

喪事有進而無退故柩恆前首說者見記言葬於北方北首疑殯時前首葬則反之非也葬於北方爲之幽也北首爲於北方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六

孔檢討禮學卮言

庚申補刊

故也統於國門而言在南則以南爲前在北則以北爲前雖北首猶前首也孟子稱東郭墦間則古亦有不葬北方者柩首必各隨其所向今人葬南方者亦北首誤會記意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士相見禮注引作使焉曰寡君之老似今本脫之老二字玉藻曰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言雖未有祿若以君命使則擯者亦稱寡君之老不敢自異於臣也疏以爲此未有祿者出使自稱其君曰寡君或以爲君使人于未有祿者之所將命曰寡君皆由未審脫文致滋異說

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鄭以王制爲誤然二者或亦義各有當周禮六命賜官官

謂卿之命於天子者若晉荀偃自稱官臣是也子男五命未合賜官蓋有加等乃得立三卿而一卿命於天子耳

商子曰地方百里者山陵處什一藪澤處什一谿谷流水處什一都邑蹊道處什一惡田處什二良田處什四可引以證明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之語

考工記曰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王制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篆文卯卯字相似此四寸亦六寸之誤下言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三百步爲里計八尺之步百里凡二十四萬尺以六尺六寸之步除之適得百二十一里餘六十三步四尺二寸大數相符

記六十下脫三字衍二分二字若以六

尺四寸爲步則較古步正少五分之一故注云以此計之古者

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鄭君亦致疑於此也

五經異義尚書今文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

古文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叔重據月令

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以古尚書爲是其撰

說文解字則以肺爲木藏肝爲火藏脾爲金藏腎爲水藏心爲

土藏非從古文之說太平御覽所引說文如此今本仍作肺金藏肝木藏脾土藏乃徐鉉妄改耳其肉部

肝脾肺三字雖已改注而心部下土藏尚存舊文遂使心脾同行而火藏獨缺徐氏竄易之跡於此可見管子水地

篇云酸主脾木鹹主肺水辛主腎金苦主肝火甘主心土又與

上數說不同文子云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鄭君獨取今文書說合於

素問醫疾之術然難經三十三難曰肝青象木肺白象金肝得

水而沈木得水而浮肺得水而浮金得水而沈其意何也肝者

非爲純木也乙角也庚之柔釋其微陽而吸其微陰之氣其意

樂金肺者非爲純金也辛商也丙之柔釋其微陰婚而就火其

意樂火若然肝本乙木與庚合故從金肺本辛金與丙合故從

火脾本己土與甲合故從木義得相兼矣

史記封禪書曰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對曰四帝有

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待我而具五

也乃立黑帝祠蓋秦居西垂有周郊舊兆遂僭祀上帝月令秦

書因其舊法而參以周禮飾成其事以春祠青帝爲祈穀夏祠

赤帝爲大雩秋祠白帝爲大饗黑帝獨無祠故冬至大報天之

文轉因無可傳而闕焉周人宗祀明堂經無時月若遂以季秋

饗帝當之恐未可

五兵之名禮記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盾中央用鼓徐邈說穀梁傳陳五兵五鼓則云矛在東戟在南戟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管子云東方兵尚矛南方兵尚戟西方兵尚劍北方兵尚脅盾揚子雲以木爲矛金爲鉞火爲戈水爲盾土爲弓矢淮南子云春兵矛夏兵戟季夏兵劍秋兵戈冬兵鉞周書云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牝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見御覽陣部書大傳云迎春田車載矛迎夏田車載弓迎秋田車載兵迎冬田車載甲鐵鑿後漢志注引皇覽略同唯夏車載戟樂元語云東夷之樂持矛舞南夷之樂持羽舞西夷之樂持戟舞北夷之樂持干舞周官司兵掌五兵五盾先鄭云五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後鄭云是車之五兵步卒之五兵

則無勇才而有弓矢以上傳記言五兵者其異如此廣森謂周官五兵之外別有五盾穀梁五兵之下更言五鼓明諸家數盾與鼓者皆非矣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當從此爲正其方位蓋弓矢居中用揚雄徐邈說戈屬東方爰以木爲之而無刃當配木行也戟屬南方用周書皇覽管子淮南徐邈說戈屬西方說矛屬北方矛獨有二者亦龜蛇兩象并行兼祀之義文王世子無介語可也當讀無介絕之學中尚論說雖微其禮猶於旅也語可

周公踐阼者抱成王而負斧展履乘石其攝也曰踐阼其致政也曰復子明辟聖人爲天下之大計不引嫌不飾迹亦孟子所謂有其志則可者也故荀子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

及武王以屬天下及者兄死弟繼之名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春秋傳魯一生一及當此之際殷遺德在民未盡忘武王施澤於民未久非有盛德繼之天下將散而不屬故周公之及武王所以屏衛成王也觀於異日賜魯重祭向使踐阼未七年而沒成王必以王禮崇之王莽引逸書嘉禾假王蒞政勤和天下而韓非子亦言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則自周魯諸儒相承云然非莽始創其說矣宋人因莽事并疑此踐阼之文陋儒之見耳倫罔相殺亦以管蔡爲名又可謂公未嘗誅管蔡耶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注云赴告於君也今推尋經著祖廟未毀句之意似謂冠娶妻必告於廟也非直以日月告君而已昏義曰婦人先嫁三月祖

廟未毀教于公宮教成祭之嫁子猶然況昏冠乎蓋君使有司爲告於所自出之廟春秋左傳所謂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也毛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曰必告父母廟白虎通說取妻不先告廟者非是練祥則告之告謂致祭肉也耐練曰告少儀文

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注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案荀子曰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然則人君之祭豆籩在右房諸侯遷廟禮脯醢陳于房中盧景宣注亦曰房西房也夫人薦豆籩當就右房取之故記以夫人在房爲象月生於西矣祭統言夫人副禕立于東房者謂尸未入之先位東房以俟事當文之下正義有說

社后土也周官所謂大元也社主北鄉而君南鄉荅之則地道
尚北之義見矣漢人別言北郊祭地於經無徵古者賞于祖誓
于社故下文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社宮有澤是即澤中之方丘
者也社稷常事皆太牢唯夏日至大祠社而報地牲用犢與天
同記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
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又曰郊
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又曰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又曰
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恆以社郊並重配文言之萬氏學禮質疑
云於郊日報本
反始於社亦日報本反名誥曰丁巳用牲于郊越翌日戊午乃
始則社非祭地而何社于新邑亦更不言祭地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元天
神之等三禋祀也實柴也槁燎也以昊天上帝為首地元之等

三血祭也鯀沈也鬻辜也而以社稷為首鼓人掌六鼓之用以
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可見地元之大無過於社者矣春
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土即社也荀卿有言郊止天子社
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謂尊天而親地也尊統於上親逮於下
其義然也諸侯雖立社或
當無日至大祭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舊注以長日為春分固未安或遂以
此為周禮圖丘亦非此記實述魯郊魯春秋卜郊恆先周正孟
春記說其義以為建子之月日短至自是而有養日祭之迎其
始也周人冬至祀天本謂之禘以寅月祈穀南郊乃謂之郊
魯僭王禮不敢純同故用禘之月而行郊之禮孟獻子曰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
則知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下云郊之用絕辛也
言郊之所用
配天者是祈穀非圖丘明矣
是辛也春

秋傳曰郊用辛周之始
絕郊日以至此七十子後學者所認當
郊用正月上辛周末時禮已廢缺故追言周之始時園丘之郊日以冬至今魯
郊用辛轉卜三正與周異法既別言周之郊明前後文皆爲魯
之郊矣自王被袞以下正明堂位所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
韠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者也以王言者
著周魯唯郊月爲異其服袞冕王亦同耳鄭君謂記推魯禮以
言周事是已但象天者止取立袞象天之色乃謂魯有日月星
辰之章轉加於天子則其所失

內則有濫以周禮六飲校之濫卽涼也本注謂以諸和冰攷管
子曰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濫非愛火也呂氏春秋
節喪篇鐘鼎壺濫注亦云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爲濫則濫近小

招所謂凍飲者

玉藻曰奏而食淮南子曰鼗鼓而食奏雍而徹荀子亦曰曼而
饋代罍而食雍而徹

曼萬舞也代罍當爲伐皐罍卽皐字

說見五門考鼗鼓考工記謂之皐鼓

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禮有金奏肆夏詩曰奏鼓簡
簡書曰鼗奏鼓凡言奏者皆謂伐鐘鼓也左傳稱向巢每食擊
鐘古者卿大夫食猶有奏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

犧尊注云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此沙字音莎古讀犧如莎
犧从義聲義从義聲義从我聲與莎相近周禮作獻尊鄭君說

爲莎故毛詩傳曰犧尊有沙飾也訓詁之學音義相將其來舊
矣禮有象觥以象骨飾觥則象尊以象骨飾尊益無疑也王肅

創謂犧作牛形象作象形又託齊大夫子尾嫁女器以為證而
傳古圖因之偽范贗鼎紛然競出莊子周人其言曰百年之木

破為犧尊則犧尊以木作之

韓詩說魯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詩正義曰士無飾以

上同用梓而加飾耳

安得掘土中銅牛而妄號之犧尊哉假令周有銅尊

流傳漢世者必多不應毛鄭均未之識肅於詩皆申毛難鄭至

犧尊鄭與毛同則併毛亦不信其故為曲說以與鄭乖反如此

喪服小記曰為父母妻長子禫据禮妻為夫臣為君亦禫記無

文者三年之喪必有禫自不待言此以父母長子與妻並舉則

通謂期有禫者也為父母禫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亦然為長

子禫蓋庶子為其長子亦然凡父母妻長子並有三年之義雖

持重於大宗者不貳斬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降而在期猶當

有禮或疑不杖期並無禫非也

賀循說杖有不禫禫有不杖詳前宗子母在為妻禫疏下雜

記日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有練有祥

有禮故亦通稱三年

假令遭喪于甲年之末除禫于丙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

春秋左傳王

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后與太子墨子曰君與父母妻後

子死三年喪服

後子者為父後之子即長子也戰國策謂齊太子申為後子荀子謂丹朱為堯後子其義並同

是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蓋有二十五月之三年有十五

月之三年亦猶大功有七月九月之異耳二十五月之三年其

降也禫期

父母長子

十五月之三年其降也不禫期

妻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姓

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謂此始來仕

無廟者案耐必以其昭穆夫尊豈有下耐於妻者且既無祖廟

皇清經解

卷之六

孔檢討禮學危言

八

又安得有妻廟蓋祔於其妻者直謂祔祭此妻與雜記練冠祔於殤文義同矣大夫妻死至葬中閒數月容有黜陟故記其禮之變如此

雜記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此兄弟之輕喪謂降而袒免者也凡有喪服者聞遠兄弟之喪各服其服而往無服則不往哭之惟大夫於袒免兄弟本以總降不可遽同於無服又不可以私喪之未臨兄弟故變而弁絰云私喪之葛者兼挾兩義明親喪之葛與私喪之麻衰絰既重則於兄弟輕喪皆不得易弔服而往矣

下大夫之虞也犧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正義云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犧牲此非是士虞與饋食同用豕豕

未聞有所降也凡牛羊豕犧牲皆名犧牲大夫之犧牲蓋謂犧

羊記有郊犧牲左傳鄭子張命祭以犧羊殷以少牢正下大夫

之禮也儀禮以其班祔今文班爲胖說者遂言左胖虞右胖祔篇即犧牲也据此記虞祔不同牲足以折之矣士之虞也犧豕卒哭成事祔亦犧羊歟

喪大記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正義兼載兩說熊安生讀賓絕句皇侃至大夫士爲句以左傳徵之熊氏義長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君拜寄公國賓猶王喪唯拜二王後矣天子於諸侯不純臣尙非二王之後不拜況君於本國大夫士豈有拜法乎下言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者謂大夫士自有

聖清經解 卷之九
私喪拜賓之事卽士喪禮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
士不虞筐注云未聞盧植舊有解疏又不載竊疑周官司巫祭
祀則共匱主匱筐也禮喪主於虞吉主於練大夫以上虞而作
主於是有筐以盛之士無主故不虞筐矣

祭法注殷人宜郊契之語不然禹之郊鯀善則歸親之義蓋以
其鄣洪水死民事爲功也宜勤其宮而水死與鯀功同故商郊
以冥代之非私其祖也逸書有夏社篇殷人滅夏欲遷其社不
可乃但易鯀於郊廢柱於稷而已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明尊祖配天周公創制故特以是稱其達孝若以周例
殷謂宜郊契則以夏例殷又宜郊主矣三王不襲禮之謂何傳
曰宋祖帝乙禮運曰宋之郊也契也宋以微子帝乙之長子改

而祖帝乙始更推契配天不郊冥耳

祭法一篇多取國語展禽之言彼文有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有
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
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
者國之典祀也記取其禘郊宗祖而報未有文疑壇墠有禱焉
祭之者卽報也郊特牲曰祭有所焉有報焉祈於壇墠則報亦
於壇墠蓋太王爲壇高圉爲墠歟

雍毛詩序曰禘太祖也而燕居篇曰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爲
大賓客之樂歌所謂魯有禘樂賓祭用之者也鄭君以振羽爲
振鷺今案魯頌有駉篇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與客出
之義正相合安知非卽魯人所爲詩以擬周樂之振羽者乎蓋

樂主音節不主辭句故可以別爲其詩而用振鷺之樂節漢四
廟樂歌猶用鹿鳴舊調以至魏晉六朝莫不取漢饒歌樂府而
自爲辭以當之推諸古樂何必不然

中庸義者宜也字當爲誼周官肆師注鄭司農曰古者書儀但
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漢書仁義之義皆作誼从古文也凡小
學皆以其形聲相訓誥仁字从人誼字从宜故此記曰仁者人
也誼者宜也春秋繁露云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
也義之爲言我也此則今文字訓始以義代誼矣

宋人以儒行十五儒皆過乎中庸謂非夫子語豈其然哉儒行
云者固言儒者之行未嘗目爲時中之至行也聖人以中庸規
矩天下而爲之說曰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仰而跂之然觀三

代兩漢賢者多失之過鮮失之不及宋以後所稱賢者多失之
不及鮮失之過何則俯就之易而仰跂之難也故論其迹似不
及者去中庸近過者去中庸遠較其造誼之所至功力之所勤
勉彼不及而不能仰企者斯遠遠不如賢者之過矣伯夷清而
隘柳下惠和而不恭孟子猶以爲聖人夫唯上聖乃能大中至
正無可無不可其次蓋得其一節而至焉足矣儒行一篇皆賢
者過之之事至於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殆
亦和之至者歟見利不虧其義雖分國如錙銖殆亦清之至者
歟且所謂聖人者固非出於十五儒之外直兼而劑之耳東漢
士君子於儒行多有其一節宋以後人往往以不肖者之不及
貌爲中庸而其流弊志行畏蕙識見淺近遂至去凡人闕不以

寸若乃賢者之過能俯而就固善已不能俯而就則其過必日甚其過日甚則其高世必愈遠其制行必愈難雖不合乎聖人不猶足以矯厲風俗乎哉

大學致知在格物卽致知止之知也格至也物射者畫地所立

處也

如儀禮序則物當棟之物

哀公問篇曰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

言君止仁臣止敬父止慈子止孝朋友止信皆有定則如射之有物不可以過至乎物則不過矣不過乎物則得所止矣上文皆曰欲曰先此變言在明非於致知之外別有格物之功也朱子格致補傳前人已有疑之者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六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七

學海堂

禮學卮言

曲阜孔檢討

廣森

著

周禮鄭注蒙案

太宰幣餘之賦注占賣國中之斥幣 蒙案封禪書曰賜樂大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然則斥幣謂物陳積而斥出不用者若占賣之卽謂之斥賣貨殖傳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漢書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是也賈師注云官有所斥令賣其斥字義同此晏子春秋曰財在外者斥之市是周時已有斥賣之語

小宰質劑注月平

蒙案漢律平價一月得錢二千

見溝洫志注所

謂月平也揚子法言曰一閏之市必立之平蓋市價以時貴

皇清經解

卷六百九十七

孔檢討禮學卮言

一

賤故每月更平之

景武功臣表梁期侯任當千坐賣馬一四賈錢十五萬過平減五百以上免

宰夫掌官敘注

侍曹伍伯傳吏朝

蒙案後漢宦者曹節傳越

騎營五百注曰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宋書百官志云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韋昭云五百字本爲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爲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賈公彥云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依韋訓伯讀爲陌依疏如字讀之司服注曰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侍曹謂伍伯當日者文王世子注云如陳遵爲公府掾史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今小史直日侍曹輒詣寺舍白這是侍曹之法有事當傳告也

書其能者注

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

疏云四科

不同等級各異故云異等蒙案異等亦辟舉之名賈氏謬說之漢元封五年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應劭曰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急就篇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能通達多見聞名顯絕殊異等倫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礪身知

宮正幾其出入注

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能出亦不得入

蒙

案漢嚴延年傳注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然則在內者見被劾奏即不許出矣

凡邦之事蹕注

今時衛士填街蹕

蒙案衛宏漢舊儀曰輦動

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

皇清經解

卷六十九

孔檢討禮學厄言

二

官伯八次八舍注衛王宮者必於四角四中於徽候便也 蒙案此約漢法言之西京賦所謂衛尉八屯者也

庖人好羞注青州之蟹胥 蒙案釋名曰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

外饗饗士庶子注饗衛士 蒙案王尊傳曰正月行幸曲臺臨

饗罷衛士衛宏言常以正月五日也 惠定宇周禮古義曰前漢饗衛士於曲臺後漢

於平樂觀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

騎士而續漢志饗遣故衛士儀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闕罷

遣勸以農桑是西漢衛士歲盡交代更給郡國爲材官東漢

卽遣歸農桑與初時異矣 和熹鄧后紀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

饗會勿設戲作樂

外府邦布注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

圓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 蒙案疏云漢書食貨志無有奇

廣八分半足枝長八分等十一字今檢漢書此十一字並有

而足枝長八分下更多閒廣二分四字且有奇下顏監有音

訓與賈氏所見本異

司裘厥裘注偶衣物 蒙案偶寓也謂作假物寄寓其象史記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音寓韓延壽傳曰賣偶車

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漢郊祀有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

一駟寓車馬卽偶車馬也 郊祀歌鸞路龍鱗卽謂寓作者匡衡奏罷南北郊寓龍馬之屬故此

一句改日涓選休成

掌皮會其財齎注齎計吏 蒙案文翁傳曰買刀布蜀物齎計

吏以遺博士

內司服注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 蒙案後漢輿服志

曰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繆閨緣加上之服圭繆
卽圭衣也江充傳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
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賈逵謂之衣圭
釋名云婦人上服曰袿其下垂者上廣下狹如刀圭也

大司徒土地之圖注司空郡國輿地圖 蒙案匡衡傳有初元

元年郡國補三王世家曰御史奏輿地圖漢初地圖藏御史
大夫府元壽二年定三公官以御史大夫爲司空故更名司
空郡國輿地圖矣

五日寬疾注若今癰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 蒙案漢律

高不滿六尺二寸已下爲罷癰是但以人羸矮者通謂之癰
若有癰疾者別謂之癰不可事其可事者雖不服戎猶任城
道之役食貨志曰常有更賦罷癰咸出謂癰可事者也

小司徒大比注八月案比 蒙案後漢皇后紀曰八月算民禮

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

杖玉當作王伊耆氏共王之齒杖鄭司農曰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 舖之糜粥

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管子度地篇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
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是周法校比亦以

秋月

鄉師前後之屯注鄭大夫讀屯爲課殿 蒙案上上考爲最下

下考爲殿蕭育傳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是也殿从殳

屍聲屍說文以爲醫字是古音殿如醫故屯得讀從之

鄉大夫其舍者注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 蒙案漢書高帝詔曰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惠帝詔曰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所謂吏有復除也武帝建元元年令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賈山上文帝至言曰陛下卽位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所謂復羨卒也

保氏注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也 蒙案旁要卽今三角法也凡三角必有三

邊其兩斜邊謂之大腰小腰要卽腰字其直邊今謂之底古謂之旁蓋立觀之則爲旁偃觀之則爲底猶古句股本立形西法偃之號爲直角也三角可以御句股句股不可以盡三角故周公九章舉旁要而不舉句股至漢旁要法亡始以重差句股足之重差者重兩句股取其影差異藥同除以知比例若劉徽海島經是也少儀正義以重差當差分誤矣今本重差下衍夕榮二字檢疏及釋文馬融注有之非鄭注也夕榮亦未知何解或曰當爲互藥字之誤 西洋諸算皆就古法而詳明之唯三角最稱精異實亦古之遺術疇人分散流於外域者耳然其演八線設對數智巧不可沒也

司市質劑注若今下手書言係物要還矣 蒙案要讀如原始要終之要言人相借貸物爲之中者係其必還過時不還則

責保者也

遂師抱磨注磨者適歷執緯者名也 蒙案魏書蔣濟傳曰船

本歷適數百里中歷適猶適歷疎密均布之謂磨之字从秝

說文解字曰秝稀疏適也从二禾讀若歷種禾者必使行閒

稀疏適歷役者行列象之故禾列一言禾役

呂氏春秋曰農夫知其田之易疎而不知其秝之磨者執緯人名籍取適歷之義以為稱也古

者發大役必籍其名而稽數之師則拱稽喪則抱磨

旅師平頌其興積注軍興 蒙案漢言軍興猶今言軍需也司

馬相如傳曰發軍興制趙廣漢傳曰乏軍興

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注十傷二三實除減半 蒙案前漢

成帝紀曰郡國被災十四已上毋收田租後漢和帝永元四

年詔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其十四已上勿收田租芻藁有

不滿者以實除之不滿即謂傷十分之二三者就其餘見減

半稅之也

何武為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

至安帝永初七年蝗災傷

稼十五已上乃得勿租是則漢之未造征斂稍稍重矣

補人注亢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 蒙案

尚書散屬漢時號亢官申屠嘉傳曰外垣垣故亢官居其中

是也官無常員其給食亦無常例就謂之亢食成帝河平四

年詔避水宅郡國在所亢食之文穎注亢散也

世婦每官卿二人注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士人

蒙案賈馬舊說世婦為奄卿故鄭君辨之言漢初皇后官

官尚用士人則周官卿是士人非奄可知疏乃以為見周時

用奄之義適與注反矣後漢宦者傳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奄人

不復雜調它士

然鄭引漢法以說此經則非也官以婦名不

此等必諸臣之妻老而有德者選令治官廟之內禮卿之妻即命為官卿大夫之妻為官大夫士之妻為官士王制曰唯世婦命於奠蘭其宅則皆從男子正謂此世婦也后妃獻蘭於太廟時命世婦與君因祭而命卿大夫者同禮下文女府女奚冠以女字而卿大夫之等不言者

正因號稱世婦其必非男子無疑耳

小宗伯肆儀注若今時肆司徒府也 蒙案史記淮南王傳諸

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言因肆儀會丞相府而議也後

哀帝定三公官以丞相為司徒司徒府中有百官大朝會殿

故肆儀者就焉

嘉平四年詔羣臣會議司徒府其位公殿下東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

校尉南面議郎博士西面附識於此楊惲傳太僕戴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還

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肆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肆

昌威儀也注援漢況周容肆儀時亦宗伯攝王事

司服奠衣服注坐上魂衣 蒙案漢大喪儀尚衣奉衣登容根

車詣陵奉衣就幄坐太祝進醴獻如禮既葬容根車游載容

衣藏於便殿此鄭所謂魂衣矣周之奠衣服亦藏於寢其事

又相類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

坐朝事先帝裘衣也

冢人邱封之度注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已下至庶人

各有差 蒙案漢書朱雲為丈五墳自以廢為庶人從庶人之

制也由此推之蓋關內侯墳高三丈五尺

漢時關內侯比古附庸故韋元成降

爵關內侯作詩自劾責

日矯彼車服黜此附庸中二千石以下至比二千石銀印青

綬者墳三丈比古卿千石以下至比六百石銅印黑綬者墳二

丈五尺比古大夫四百石以下至比二百石銅印黃綬者墳二丈

比古士下至庶人一丈五尺似皆以五尺爲差

樂師帔舞注帔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蒙案續漢

志曰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

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日龍左角

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

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籩之形象其

功也若然舞師之職掌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漢時靈

星亦稷之類故持五采繒得帔舞之遺象詩絲衣序高子曰

子云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星辰非可以人象之此尸即

后稷之尸傳言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若后稷亦所

謂食於靈星者也又王充說靈星之祭祭永旱也於禮舊名

日雩一歲再祀春以二月秋以八月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

傳曰龍太祝二曰衍祭注衍祭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 蒙案

說文解字曰殤道上祭也祭殤爲殤从元神之司巫注今世

或死既斂就 巫下 武帝紀天漢二年止禁巫祠道中者王嘉傳董賢母病

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

皆得飲食也杜子春說道齋之奠亦云道中祭也漢儀每街

路輓祭

小祝置銘注銘書死者名於旌今謂之柩 蒙案薛宣傳池陽

舉廉吏王立未及召死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此

疏釋鄭意云漢時謂銘爲柩然則彼言書柩者卽是書銘矣

旬祝禱牲注侏大字 蒙案侏大容是長大之意楊子八十一
家童之次七日脩侏侏比於侏儒

馮相氏注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 蒙
案直某者謂建除之屬王莽傳曰十一月壬子直建又曰戊
辰直定

典路大賓客亦如之注漢朝上計律陳屬車于庭 蒙案安帝
永初四年以年饑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其常時大朝會
皆陳車于庭東京賦所云龍輅充庭者也石虎僭倣古制每
正會充庭車馬金根玉輅革輅數十見鄴中記

司常各有屬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
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 蒙案城門僕射所被者即東京賦

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善曰左
氏傳尉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與揮古字通說文解字曰
徽幟也以絳微帛著於背又曰褚卒也卒衣有題識者也廣
雅曰亭父更褚卒也轉相證明是漢時亭卒褚衣亦有徽識
司燿季春出火注三月本 蒙案月令注云辰角見九月本也
天根見九月末也然則月本猶言月初古語有以月初爲本
月終爲末者夏小正傳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是也有以月初
爲朝月終爲夕者荀子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是也

弁師玉璫注讀如薄借綦之綦 蒙案毛詩綦巾古文作縹巾
說文解縹字云不借縹薄借即不借聲之轉也喪服傳注曰
縹菲今之不借急就篇曰裳韋不借爲牧人釋名曰不借言

賤易有不假借人也廣雅曰不借履也其衿謂之綦

小司寇議貴之辟注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 蒙案宣帝紀曰

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此漢舊法也世祖建武三年始

詔令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皆得先請見後漢

紀前漢劉屈氂傳云司直吏一
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

士師邦汭注刺探尙書事 蒙案丙吉傳曰隨驛騎至公車刺

取風俗通曰韓演坐從兄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尙書法車

徵宋書百官志曰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志

不得刺尙書事是也然則刺探者謂探知祕事而私寫之

司園任之以事注罰作 蒙案漢書音義蘇林曰一歲爲罰作

二歲刑以上爲耐

野廬氏舟車輦互注車有輶輶坻閣 蒙案輶輶漢時屬河南

尹緱氏縣薛綜曰輶輶坂十二曲坻閣卽劍閣棧道也蜀志

建興十一年治斜谷邸閣劍閣銘云南通
叩樊北達褒斜坻與邸同故劉昌

宗音坻都禮反邸當作陟說文解
字秦謂陵阪曰陟

司烜注明竈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 蒙案明竈者殺人瘞

其尸而揭著之漢書尹賞殺少年惡子瘞寺門桓東揭著其

姓名師古曰揭杙也廣雅揭槩杙也
蜡氏注有揭槩何並斷王林卿奴頭置

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

此卽揭頭明書其罪法者

掌客車三秭注讀爲秭秭麻苔之秭 蒙案說文解字曰五稷

爲秭二秭爲秭苔小豆也麻苔皆禾屬故以秭秭計之此未

見所出然與急就相類似古小學文也漢時小學有蒼頡博士傳今唯急就尚存檢爾雅注引蒼頡篇考妣延年及顏氏家訓引漢兼天下云云則蒼頡四言也文選注引凡將篇黃潤纖美宜製禪則凡將七言也

輶人頤典注駟車之轅率尺所一縛 蒙案檀弓注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詞然則尺所卽尺許也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古許與所通故詩伐木許許許叔重引作所所

築氏爲削注今之書刀 蒙案釋名曰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如淳曰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鑲之車人羊車注定張車 蒙案書大傳曰主夏者張張爲鶉火南

方之中定張車豈卽司南車歟

弓人紵而昔注讀爲紵縛之紵 蒙案揚子八十一家更之次二曰時七時九軫轉其道紵縛疑卽軫轉字軫轉又卽輾轉之音變也縛又與左傳縛一如瑱之縛意相似以轉輪喻者字从車以卷帛喻者字或从糸縛之義生於卷紵之義生於戾凡縑素之屬繫卷之其兩端若相戾不齊則外必有層層差次之狀牛角文理有似此者

廣森竊見鄭君注官禮多引漢法以況周事賈氏皆略而不說或說之而反致乖錯良由治經者專習箋訓鮮復旁涉史籍昔顏之推譏博士不知漢有韋元成魏有王粲亦學古之病也每紬兩漢紀傳及衛宏應劭之書時與注事足相證明

蓋王氏漢制攷惠氏周禮古義多已徵引矣然猶拾其遺餘得若干事輒識錄之補二家之闕焉賈疏儀禮疎陋相同公食大夫注所謂羹醢中別所謂左酒右漿皆用弟子職成句而疏昧其所出冠禮注假吏則蘇武傳有之贛丸則南匈奴傳有之喪服注南陽有鄧總鄧者南陽縣名故南都賦曰穰橙鄧橘疏以爲鄧氏所作布若此之類亦望文強解附會失之者也唐世古學全湮若儀禮古今文之殊周禮故書之異字杜鄭之異讀乃古音古訓小學遺緒疏既忽焉不講釋文亦莫能發明商子有言先聖人爲書而傳之後世必師受之乃知所謂之名不師受之而人以其心意議之至死不能知其名與其意蒙生今日雖有志於鄭學師受云乎意義云乎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六百九十七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陝西山西河南湖北廣東文獻

